

謔菴文飯小品

讀菴文飯小品目次

卷五

序

淇園圖序

劉雪湖梅譜序

鄒五從聽石草序

許玉史近義草序

醉白旅草序

廬青草序

小題怡贈自序

青谿儒童小試序

塵談序

詩三四房選序

小題銳序

墨鐸序

來香社草序

自怡篇序

考壇搜逸序

尺木堂稿序

倪鴻寶制藝序

劉迅侯名園詠序

重修三槐家譜序

地理玄珠序

賈太傅新書序

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

菴雲小集序

梁山人梅花詩序

王實甫西廂序

蔡漢逸梅花詩序

鍾山獻序

語石居序

東坡養生集序

知希子詩集序

本書家演序

集唐詩序

蓬蒿園詩集序

李道生五游草序

李賀詩解序

屠田叔笑詞序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序

徐文長逸稿序

游喚序

律陶序

送周岐山陝濟寧衛經歷序

贈賀水母董太孺人七十壽序

賀賴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

賀許太封母李太夫人霞翁許老公祖一堂

雙壽序

賀徐定侯新蒞山陰令序

唐豫公香報軒集序

行狀

奉政大夫四川保寧府同知應吾徐公行狀
明故誥封周母陳太宜人行狀

墓誌銘

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加服俸一級望平徐
公暨配厲安人合墓墓誌銘

袁州知府鳴和朱公墓誌銘

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贈文林郎如臯知縣吳公暨配贈孺人吳母

熊氏墓誌銘

祭文

祭文昌帝君文

祭丁天行文

奕律 計四十條

謔菴支飯小品卷之五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孫王蕃錫康伯父訂

序

淇園圖序

圖冊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肩○變○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
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
貌○古○格○幻○闖○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粵○得○其○麗○然○而○韶○

秀冲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
居郡中者有入而蕞最寵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
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真者佳至蕞觀止矣蕞腹有
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頂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誦
古栢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羹墻之
暇薤蕪擴隙構園讀書圖之而命名曰淇園遜子敘
敘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
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蓋鳩石尋丘穴溝借

滯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饑蹄渴酒盡肴枯不須典盡先懊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吝於日而侈於夜僑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點檢招搖城圍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視束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噉噉兮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目白洞疑虛惘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脩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

閭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冰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鬻。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莪。長而得旺。於相國窟邊。枕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窮巒驚嶂。竟日賞心。以鹿

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鬚怒鱗森。而
匪陰官古墓之忌。午夜明河。單往長臥。而無非類若
人之呵。夕梵晨鍾。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烟紅火。俯
萬戶。則獨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錄。盤
盂。熱丹脂。而勝鼎印。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
而當友。雞犬吞牙實。而成仙。此詎非美箭氏之福耶。
吾越中居者。仰屋行者。辯途有身。處山而目不見者。
有目見山。而心不見者。美箭躍然。作百尺樓想。而日

供其身於丹峯翠靄之上。則既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淇園更爲福地可乎。或曰命名淇園。蓋託於有斐之義。予謂竹之義從箇。淇園有萬箇而後謂之漪漪美箭。廣四筵而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孰章焉。如是則子猷能徑詣而嘯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劉雪湖梅譜序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

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平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血俱土也。有熒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不知莫大於聖。直精神任之。莫遠于鬼。直思慮通之。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

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
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
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脫
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
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
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
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
後格在局先善歌善奕者可知而不可解即可解而

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
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再四刻俱爲
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
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鶴鬢皤背兩瞳子
如碧照而神甚王方高臥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
間也山舊稿示予予爲刻之於姑孰宦邸其詩卷稍
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
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

言者之傳八音 卷五 五

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奕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鄒五從聽石艸序 時藝

應聲曰
類異別
百前也
今生

肉氣靈活俱從竅出。竅之最急者曰聲。而不審聰明。昏知以聰為兄。乎聲者天之所愛吝也。昆蟲得其一二。鳥獸或三四焉。而人得其億萬。聖賢得其不可思議者。以為羣聲之主。脫口落墨。卽中律度。一部四書。聖賢無聲之聲。盡傳於此。世儒苦功令。割聲為題。又

認題爲字。但能視題不能聽題。此所以無高文也。蠡
口鄒五從。未壯取高魁。子旅居廬阜之下。懷刺見投。
一接見之。玉纓竹采。豪電陸離。徐對之温温抑抑。幾
坐我於玄風朗月之表。意氣默可。不介言深。由文字
一映見示。搏竒抉妙。瀝神攻髓。豈當日生長鄒魯親
聆馨。教有宿世通乎。何其聲之相似也。不可思議。得
此一譜。遂閉人世思議之路。吾不知五從之耳。何以
錦洞至此。蠡口石鐘山。被坡老拈出。非風非水。非石

非空乃盡鯨鐘鳳管之妙。五從籬落閒物。或者有得於斯乎。稿未屬名題聽石艸以歸之。

許玉史近義艸序

文而曰體。文從體出也。自破首以下皆體也。體莫正于人。而人不易正。則相與歆而遁之。遁而遠之也。國初之文。傳人之貌。成弘以至隆萬。則繇貌而神矣。萬曆之末。俱學傳人之影。至于今。傳影不得。則起而傳人之夢。豈惟傳人之夢。乃傳奇肱乳目之夢也。浸假

得痛觀

快文波

欲忽作

止如不

喻

三

而身長千里爲不飲不食之燭陰。究竟歸于混沌。看
目不施手足不設而猶以爲未極。此非作者之罪。乃
賞之者之罪也。何幸有玉史先生。毅然獨出。還其胎
而正其體。繇夢而收之于影。繇影而活之以神。繇神
而肖之以貌。取法王唐。寄裁田鄧。鼓吹郝李。大言名
理。小言笑啞。具從竅靈生動。以至相好。端嚴靡不可
模。可飾。此其才不欲爲鬼魅。而以人統覺世者。真孔
真孟在是矣。文章之苦。豫章齊魯更甚。而近日三吳

亦中其魔。凡事天下效蘇人。獨此道蘇人不安。其自守溪先生尚在。玉史到關。明日先遣太牢祀之。

醉白旅艸序

混沌之界。原有一大縫。在五色之目。但見霧雨。冒昧須臾。悶熱迷人也。名醫鍼地。濶若車輪。若只從肉骨刺去。則痛而不癢矣。今之爲文。何以異此。構李支小自賦。高孤冷。識具靈合。讀未曾有之書。見未曾有之人。游未曾有之山水。吐飲舊新。鑄陶玄妙。能於聖人。

七竅中取其最先發聲之孔始爲箏管漸發黃鐘盡
之則雷鳴海沸他不具論所爲醉白旅艸僅數言耳
粲粲落落離離昭昭帝何以帝王何以王公何以公
相何以相頓使煩悉畧雅之長冕旒動而紳笏端相
與危言正色喜少畏多若尺幅上開幾生面者所謂
從縫界中探出神活也如此者方謂之善讀書若徒
強記令女兒抄出不過一繕寫之工也而與義無所
發明輪扁不從旁糟粕之也乎

廬青州序

徐耳猷曰

與王安道

華山記又

似湯養行

范神判子

一派澎湃

或蓋令或

物心富有

之謂大業

不其然乎

山乃形乎。曰非形也。氣也。從天飛下。不從地上也。何以知之。山遠則青。是父氣之分墮矣。余從江上過馬人峯。歷紫牛磯。望見廬阜。青入天表。橫亘出藍之蔚。蓋華國分野。吳楚居平。故山川之氣。鍾於天者。更青而青氣之酥醜。精鑿則又鍾爲文章秀特之士。以故江州數百里。大有可人。予會見其人。併閱其帖括之義。因思廬岳卽一篇大好文字。請啟座以聽。頭腦東

是一篇虛
岳丹經須
在鶴背龍
頂方知此
妙

洪。樨。漢。不。畏。有。如。五。老。之。颯。傲。自。雄。者。乎。千。百。人。羣。
椎。魯。突。兀。然。一。見。李。公。子。便。自。不。同。有。如。金。輪。峯。之。
幕。裏。稱。王。者。乎。玉。關。金。鎖。走。雪。流。聲。有。如。棲。賢。三。峽。
之。幽。英。冽。爽。者。乎。火。藻。鍊。蝸。木。槎。犯。斗。又。若。駢。拇。非。
指。石。浪。花。綢。有。如。九。青。峯。之。錯。愕。不。倫。者。乎。不。飛。則。
已。飛。則。冲。天。豈。有。大。鵬。萬。翼。剪。廢。有。如。漢。陽。峯。之。障。
空。玉。舉。者。乎。酌。斟。元。氣。獨。讓。壺。公。有。如。含。鄱。嶺。之。囊。
括。萬。頃。者。乎。夢。外。靈。境。僊。亦。賄。來。有。如。月。官。山。相。思。

澗看三疊之瀑倚九疊之屏乎一道明河青山界破
下走玉淵艸根皆笑有如開先潭上之淒雋近人拔
足可狎者乎劍關戟壁秋冬之際錦丹紛綺復有響
泉訴過萬年松骨有如上大林水口之妙續閩風者
乎漆塚皴雲珊瑚濯霰洪濤大海盪浴樓帆有如石
門鐵船之惟魄險精賦我心目者乎哀梨火棗留液
融滓但一沾唇腋風習習有如谷簾泉之遶甘幽澹
者乎凡此皆文字之至妙者而總其說曰青青乃生

物之府物得青則意俱勃勃矣諸友生之文音正偏全各極其致予不遑家印而戶舍之然拈出數則以聽其自契夫廬惟青極故曾戰五嶽肥勝而還諸友生得其一體出以戰天下必有青眼人爲知己且謂予言不謬題曰廬青艸而以數語弁之

小題怡贈自序

象大人一生苦心嘗曰獨得之技善觀者於此序求轉浩華亦未必不領其妙也

兒尚起識

有塾師教小兒作對月圓一兒曰星滿一兒曰風扁風何以扁曰看縫師大笑是兒苗髮聽鹿弱冠探花

爲學士星滿者壽祿耳。宣和愛畫題傳殿官暗塵隨
馬去。明月逐人來。無當意者。一士人上奏畫。一少年
一老人。僉轡走。少年仰顧老者。鞭指其影。袍袖飽風。
前鼓。此馬尾鬣蹄意俱拂。往恍。馬速有聲而不可止。
也。稱旨賁西錦。二疋。王實甫草橋驚夢。以孫飛虎白
馬將軍相廝逐。不明。不了。妙甚。此從漆園蝴蝶蛻來。
子在雲間見。一優兒作鶯入夢。着淡紅衫。掉兩臂。濃
粉塗朱。得一鴉。怕似出棺之尸。山描魂。瀝魄。手也。吳

見開紙葉取極上。桌王積薪論。棋全在冷。綽侵剪。秦
青之歌。音窮而韻方。轉凡此皆文訣也。孔孟語言無
有小處。大題小做。小題大做。題外生文。題中歸命。
部縮入一章。一章縮入一句。知是者吾與之。論文矣。
但大題可以逃敗。鄉愿居之。小題可以見才。狂狷居
之。守溪荆川。昆湖鶴灘。鹿門思泉。諸老常樂爲之。詩
從狂狷。請中行者也。嗣後岳陽。齊鶴。海若。鹿巢。西銘。
袁一楚。望竄。主諸君子。互出旗鼓。各極狂狷之致。而

醉李黃葵陽先生延漏仲容名師教其幼履素復微
余伴之、大集新舊之藏、頒之教而示之的、以爲能小
題卽能大題矣、履素家學異資、文心滌秀、而予則朝
氣囁嚅、多所杜撰、然每奏一篇、先生輒呼叫可兒可
兒、他日名世、猶記虎豹犀象作出、長安喧沸、正孫策
提刀十三歲也、倖第後、以松龕集行海內、尋有及幼
草有痒言、有示兒改兒諸稿、皆予所自怡者、茲老矣、
俱合刻之、念陶隱居事嶺上白雲、人所共見、私我庭

去宰曰

家二郎

歸正與

前夜粥

與把笑

必看文

看此序

戶亦覺不悅不怡故欲人贈之而人怡之也若人贈
之而人不怡則還我自怡卽以贈我亦未爲晚不然
前輩成已成物之心何居乎敘小題怡贈之意如此
青谿儒童小試序

青谿令季考秀才之日卽季考儒童曷爲乎儒童有
季考也日附於秀才之考而有季也曷爲乎附於秀
才之考而有季也日季考爲正考地也孤寒者於無
際要之中過主於巷而高明之家欲其子之齊語引

而置之莊嶽之間也。羣英畢至。少長咸集。約二千三百有奇。於是青谿令出理題試。儒出枯題試。童出一理一枯之題。以試可儒可童者。而儒童之技具奏。鳳彩下射。虎氣騰上。不守父師成說。而獨寫靈心者。首拔之。紅霞燹玉。月香秋生。未賜天廚之珍。而亦不食人間烟火。次拔之。筆下有文。胸中有字。五官勻稱。六幅轉停。是苦心用意之客也。再拔之。而或丈瓊人瑜。小鬢大鷹。目下未必超超。將來或當了了。終拔之於

是青谿令又爲之點圈塗改取其最雋者如千篇附錄於秀才之後覺青谿秀才之文固好而儒童之文又好甚也或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豈其父兄不如子弟乎曰不然美婦遜女良玉遜璞蓋自古記之矣

塵談序

可惜此子雖不滿而實與之

司馬漢章會稽才士也爲人塞而自通其豪意在足其禪意在眉其文意在垂眼歎吻之間旣爲清白吏

子孫日進，鮭菜二簋，勢不能多欲，而升合精神，卽有欲亦不能追欲，以故他無所事事。第下上古今書籍，追其思路於帖括中。乙卯浙試七篇，如峨山雪半，以知仁破有下襲水土之語，不及格，而觀者傳爲艾子。予與錢仲美不之罪也。人面有海目，方可視江河，彼且爲池沼以圍我，而遠波立其上焉。在其不駭而去哉。今漢章游晉陵時，示我文，靈香孤詣，心花綻鮮，譬之強壁生珠，入手月動，然猶恐其矜而夜行，何者人

駭之心俱起於已有除念昔玉麻奴持悲栗訪尉遲
青曲終汗冷其背尉遲領頤而已曰何必高般涉調
也試平氣持之麤賓鐵自當從菱荷間出請以此
質之晉陵諸君子

詩三四房選序

閱文如聽味濃惡枯苦厥罪惟均菜在肉邊則菜勝
肉有菜意則肉佳雖云舌端三昧而物理應自如此

至於文章何獨不然正欲與子姪等商兌願卦而友

生以詩若而房巧選一切醴醬桂薑皮毛髓汁俱命
玄水汰盡第賞其先天之味最清最厚者養脾悅口
而止夫義所同嗜下筋便知固不必杯盤珍饈走馬
取天花而苦酒試龍鮓也海內苟易符朗近出師曠
之上我爲段丞相老婢而可乎

小題銳序

越中輿地絳闕直通閩風靈碧日來生氣愈出予每
以一日之長不辭形穢往往題於珠玉之前亦既倦

法而因以

怡文者

門人陳錫

社謙

澁久作鐵門限矣。而門人沈爾彙唐伯文輩以所刻
小題銳徵言或曰此毛遂之錐劉章之劍孫策之子
太史慈之槩少年塲鏘不留人耳是不然文章之祖
必本於火火之精坎日藻天而其體則銳分燭重英
不可嚮邇文之至也山川效之得銳者勝則有鼎湖
拔空華不注兜卓桂林千筍匡廬五老諾巨羅剪峯
一望而刺瞳警骨矣蒼頡書成鬼神夜哭中山兔長
咄咄逼人是筆者火之子而銳之先也文章不取銳

將鈍漢是可見耶。雖然鍼有青蓮。板牀有魏牧。悉從
鈍得銳。磨淬之極。天穎自標。不則棘猴之顧。將何作
削。狂蕘之尻。但有一螫已耳。而又奚取於進之速也。
諸君文具在。錦肱秋眼。一鴿萬矢。所向無前。而中堅
後勁。俱妙能夾持之。海內行行。且當避其作鼓之氣。
而吾獨服其不一於銳者如此。

墨鐸序

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周易人易也。固也。人易之

李晦叔曰
龍香以文

可戲然可
謂勝胎

當來自

更妙在

每顧題

以今文

古文皆勝

言精由今觀之。止有天易而已。人得父始生。天者人
之大父也。五經言人事俱本於天。書歟。若詩於昭春
秋繫王禮太一。皆天也。易者天之統。有一字言人不
出於天者乎。顧言天者不備。不如天之自言。天之自
言。聖人是也。人脫天殼以來。懵然如孩。昏然如醉。臥
人嚙嚙。不知其父。即爲天。日汨其清明之體。殆盡而
止。天圈一。太極人可寤矣。而不寤天。於是情。庖犧爲
指。犁然畫卦。人可寤矣。而不寤天。於是開文。周爲目。

文以目語之。周以目成之。而人又不寤。天於是不得
已。勞尼丘爲舌。至尼丘以舌從事。而易之蘊。迺苦。故
詩書執禮不妨公之門生。而至於易。則尼丘獨取之。
不欲遜。其曰五十學易匪賡也。以爲知命之年。必某
也。可庶幾代天言云爾。一日高坐杏壇。韋編三絕之

乃心潛發

北蒸噴歎

共大手筆

也

門人諸長

亦識

際喟然歎曰。文不在茲乎。此時尼丘洗心於易。內洽
淵微。外動罄咳。皆易也。則皆天也。不知何一封人驟
見之。曰道在是矣。此天之喉舌也。歎哉。胡不生之於

晝而生之於夜也。世之魔不厭倦，則覺之聲不厭煩。天勞之者，乃諄諄然未七十，而如八九十者乎。鐸之思亦過半矣。尼丘歿，而鐸傳於卜氏。卜氏歿，鐸懸之不傳。施讎孟喜，梁京費鄭輩出，而欲攘之。然皆落象數之詹詹，各得其片響。鐸終懸而不下。程朱出，鐸次第復振。高皇帝表章以四易試士，一以傳註爲師。鐸乃如堯鼓禹鐘，雷鳴獅吼於宙間。蓋嘗締審尼丘之鐸，其輕重緩急抑揚之節音，猶在耳於元亨利則。

輕之而於貞則重也。於吉則緩之而於凶悔吝則急也。於屯蹇困否則以輕且緩者揚之而於豐臨豫泰則重且急而抑之也。故鐸之義在音音之妙在手惟聖通天有言卽命不然安所用金口而木舌乎。則此數百首墨義由音響遡之程朱兩先生由程朱而遡之卜夫子以上達於尼丘義氏對越昊天孰云文章小技可以瓦缶棄之也。此王君達鐸墨之意也。

來香社草序

李廣之軍。若不能射。屏居南山下。搏沙爲左賢王。置
五十步。以黃肩擬之。三日得其腹。十日得其目。一月
而得其喉。得腹者共飲食。得目者貂得喉者與金。則
與之矢十金。俄而賢王之喉。矢無集地矣。金愈進步
愈舒。右北平之役。□以此逃去。人知志一可以動氣。
而不知氣一可以靜志。志至於靜。則思無二格。靈有
專門。天下至巧至妙之事。皆氣以先之也。近吾越中
舉子業。稱極盛。而來香社諸君。又最人握奇篇。曾纂

燈竟讀之。如聽雲璈如挈火浣。如遇寶青雄貝。理必
竅鑿。言恐口先。何莫人之勃勃也。夫氣之所往。在紙
紙。立在字。字飛。此自諸君餘勇而抑知。故將軍之所
以射乎。沒石之技。起於射虎。射虎之技。起於貫虱。視
虎猶虱。則無全物。視虱猶虎。則無空物。志氣交競之
時。不可以先後論也。射有似乎君子。其將然我也耶。

自怡篇序

文莫妙於天。天之文何在。曰其靈在空。其健在轉。其

骨在青其精在日其韻在雪與月其采在霞其所號
狂怪在風雷而其變幻詭戾惚恍合離不可想測處
則在雲是故諸象形聲俱有定軌而惟雲流今古曾
無同局兵家言韓雲如布宋雲如車秦雲如行人蜀
雲倉園齊雲乃絳衣此神其變之說而以常惑之者
也乃所以幻之也但雲有真體觀雲有術必觀其心
蓋金翹赤雕五色雖爛焉卿吉吾覺其阿閃而躁
作是白雲之興春容澹漠其行浩浩其留闔闔膚寸

而令不崇朝而遍天下，荷氏所稱友風子雨，託地而游，故足多也。是將無心出岫，育羣生以還六氣，豈僅僅嶺頭供人把玩哉？莫之以此名其篇，蓋寓跡於冲而意實不可一世云爾。雖然此大物也，持贈與人亦大不易。有縉雲氏起，則文命之候，當令入房，如其不然，寧暫撻之籠中，毋據貢於長嶽也。

著壇搜逸序

先時王司命一題，了了高懸，如燈謎待舉子打破取。

青錢去。踰時試官借舉子文溫題目偵聽物價真正
方高下也。迨今日則一揣摩一求索兩人相取如摸
盲絆則怒撞則笑而已。予爲童子時讀先正文俱確
不可易。卽如君臣一題。瞿昆湖金星橋王荆石各正
性命。決不那借看其破題。元必高於魁魁必高於諸
進士。而當日場中原以破題定甲乙。帖括名次具在
可覆而按也。蓋嘗論之。論文如選色。其面在破其頸
在承。其肩胸在起。其腰肢在股。其足在結束。其大

頌水心曰
論文論色
不作二參
才難色難
不其然乎

體在長短纖肥。神態豔媚。若遠若近。是耶非耶之間。而總之以面爲主。面不佳。百佳費解也。豈有不能破。而能文者乎。雖然。面難辦也。亦大不易。識貧鰥。躁士得粉。卽權。見夷光亂髮之際。便有決驟唐突之意。此惟真能好色者。方可以別色也。如第驚替肉一首。三十六宮。平康北里。無不可銷魂者。豈知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乎。吾因張亦寓兄弟之搜逸。而一及之。亦寓曰。函之久矣。被謔老一口道破。怪哉。

尺木堂彙序

吳倩占解頭十日，忽屬易主司不懌，輒多其房額。一人示酬補，如此重吳倩，然而吳倩不以此重。吳倩試必首其偶，其偶必心服，而是秋牘出，偏師直擣，人人訝吳倩非平日。吳倩不以此輕。吳倩未入棘，臆就予呼盧雄，飲自言持三日糧，必破趙方會食。旣而牘成，卽示予卜魁解者，參取，然得失互見，而予亦不以此輕。吳倩重吳倩，則爲之語曰：他人之文，吾愛之，吳倩

姜仲誦曰

談文微似

其人持此

可以控關

索驥矣

之文。吾畏之。則又嘗戲擬之曰。貌美骨妍。髮可以鑑。而無奈其悍。且妬也。舉關穴。韋射石沒羽。力至矣。而無奈其鞅鞅。跋扈何也。嘶風劃電。騰跳萬丈之嘔。如馳金埒。而無奈其善蹄人也。吳倩家貧任俠。出則落落不羈。歸則夔苦膏一蠶。向鐘定雞鳴之際。或抄或讀。俱係大書。嘗與子談。歷下弁饌。定欲裁成之。爲一家言。此其舉踔濶厲。不得已俛首博士業也。天下之人。得氣者。可以處大事。天下之文。得氣者。可以取大。

名江淮湖海非不浩汗然而由地中行至黃河則從
天而下。雖濛濛眩衝齧橫來不知紀極則氣實先之
吾不畏江淮湖海而獨畏黃河以此異情之文不其
然乎世更有乘槎客能遇之者其以予言識也

倪鴻寶制藝序

黃石齋曰
奇想突拔
如金輪峯
不可思議
玉汝一生
知已

宇宙大穴也。大穴之中皆千孔萬竅之所據。靈洞環
通。愈上愈有第著血心一粟則窒絆而不可解。有兩
高才善用玄行之路。居陋巷者目鑽其法以急而破

實居闕里者曰貫其法以緩而申虛一凡道德性命功業文章具從此出吾嘗以此相人高高下下視其自所謂孔竅者以爲高下而已古虞倪玉汝脫胎之後卽欲騰翻大穴每喜湛思鑽貫互用上窮碧落下索黃泉一語之間而神馬思車已周萬里束髮雋賢書待詔金門不報歸縮其身擬極蟲豸之態蠕之股也飛之翅也蠢動之脊而蒸濕之尻也具畫一玉汝以此自戲卽以此認真俄而頂光一發鵬雲龍海

御雪象山形至玉汝而了不可得其人甚平其思甚怪吾每度其腸必有九疑轉面三峽倒流之景度其肺肝如五嶽真形紫蓮花蓋仰度其容納傳度之官必另開一蕊宮林屋笙簫縹緲而度其心腎之交則火藻燭天玄池浴日不敢迫視者是當扼明通之管以幹辦人所不濟濟所不先之事三不朽惟所用之其孔竅自別耳人或以我佞玉汝且莫讀其歌詩古文辭試出時義以視之有不愕然靈動眨眼一思

者乎。豈謂玉汝得一第而遂佞之也。

名園詠序

書刻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寐不訛。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搗水邀山。相之以動。潛狂之以館榭。主人以爲已有。而狂士瞿瞿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常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甘景杜少陵之空。

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
血。爲鬲。市爲棘園。爲斜陽荒草。狐嗥蛇嘯之區。烏乎
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修。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
埃壘中之園。渴其獨擅者在花。硤礪中之園。粗其借
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平其取藉者在竹。與水。而禽
石珍瑤。脛飛毬。裏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
浮山。天光下采。人稱游冶家。盡樓臺。乃自然不營之
園。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

張司馬二十年來。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
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闢
寶潼關。人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觀周家東序。月神
倦。訖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內干
古之盛矣。吾友劉迅侯。解人也。袖中有滄海筆。下無
塵氣。所居一丈之室。卷石與雲。老鼎泣厯。宿帖奇書。
病琴瘦鶴。種種韻絕。興則一棹挂壺。無人徑往。辟疆
濠濮靡不熟。風花雪月靡不過。有獎無譏。逢慨助慷。

每于名勝會心處輒爲之償數語或鏤楮肖形或食
肋留味或擊節于腰膂之衝或賞神于牡黃之外于
是乎名園不但爲主人有而盡爲迅侯有其有迅侯
夫亦息壤間之大盜也與哉余力不能園而園之意
已備上自雲烟下及圍澗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
及解衣潑墨耳五楹水閣青亦不了殘夜月明天際
甚遠迅侯詠不之及何耶是猶規規于瓦甬中也以
此討迅侯其何以春秋對乎

重修三槐家譜序

我王氏在宋故大有譜建炎中□氛甚惡南渡分失
戶單而人樵遂僅知祖愍節公及愍節公以後所名
氏弘治已未有文器公者慨然於籍談之陋起而修
譜斷自愍節公始而不及其先雖未考前史而遵所
聞守所傳不敢誣冒志慎而系確是嘉也厥後有孳
搆之學見胡澹菴疏乃欲畔愍節公於倫之上陽一
字曰大倫又字之以天敘以影響於王文成之祖憶

陋斯甚矣。沈約魏收至今笑者。齒冷而沈寘易名諱。以謾子孫。耶嘉隆間。文清公由欲接其緒。塾并坐。腐猶未得悉綱目。以爲愍節公係文正之後。而王沂公亦文正公云。然胷中終介介於澹菴之語。所抄述沂公事頗詳。覈若幾幾。獲出青州胎下。爲幸。赫蹏蠅字數年。格世間友。質師良苦也。然猶賴其疑且闕。得古文器公舊譜。遂老以歿。文亾害先大夫執任之手。自夫譜者所以知有祖與宗也。人而不知祖與宗。野

禽犢也。知祖與宗而蒙他人之賢貴。避己之不賢不貴。是猶之不知其祖其宗也。是又禽犢之在市者也。不如其不知愈高。乾邑通系北海李浦山託根唐公。郭崇韜俯伏令墓。千古以來謂之不肖。吾又聞之。醜西有主持之人。則文皇以天子之尊。不得附之。而今世倖一第。或餽賄賣祖所賄者。降其等。而賄者之祖儼然居上。而當其拜。予更恥之。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小子之言。亦或文矣。其有以述予。蓋予三槐之後。

也。而幸人也。予處汝必爲王氏譜。是是非非。毋忘予
所欲論著矣。小子任日諾。不敢忘。先大夫以九十四
齡棄。藐孤去。群琴之後。於是取所遺譜。攷其同異。訂
其譌謬。次第其生平行實。將有要領矣。而童子師爲
宗人承錫承芳。得假姚江樂湖大參之譜。一加指閱。
則亦祖黎陽。叻合。至愍節公之孫。枏。蹟止無傳。而枏
之子名中者入越。是爲越枝。卽爲吾家之本。而姚江
不知也。蓋不勝其珠還劍合。亾子見父之喜也。遂修

而葺之作凡例以敘意作世遯以存源作圖系以明
脉作名攷以還人作本紀以昭祖作列傳以顯宗作
約法以聯族作文獻以備徵作集言以詔則作守譜
以垂永蓋上自司馬下及歐蘇而迄於我明李北
郡諸名家之青式俱酌而衷之以成我三槐王氏之
譜庶幾哉先大夫殷殷所命之意爲不倍矣嗟呼前
人作車後人合轍言合轍者之易也向非文器公及
文清公力存一帙則我王氏子孫被髮而祭且不知

何野之從若文器公文清公者與譜俱存而可矣

地理玄珠序

葬經福書也而孝書也孝書之作必助於此類之代
是聽明豪傑不忍鬼其親而欲以人還之者也今夫
神也聖也仙也佛也皆鬼也必爲形既去而神在也
葬經曰神不可知吾知有氣而已矣以神聖仙佛還
其親不若以人還其親天地不灰賴有氣在中處爲
人失氣則灰得氣則生失氣則灰而灰矣得氣則不

生而仍生萬物歸於土。生於土者。在土爲氣。在地爲理。氣之所在。理卽官焉。葬乘生氣一言。而蔽地理矣。說者謂青囊祕授起自黃初平。而郭景純述之。自是以後。玄澍赤寔。金函畫策。平砂玉髓。撼龍賦雪之輩。各有疏箋。而地理之書。分如聚訟矣。慈水費翁年或長矣。宿世地仙。一生參契。凡崑崙之子孫。半識其面。是名家之父祖。若探其棺。口之所衝。眼之所醉。意象之所擬。規夢魂之所譚。會無非此理。無非此氣也。乃

盡發諸子之藏。成爲一家之言。名曰地理玄珠異哉。
象罔乃能得之矣乎。翁更精於陽宅。吉凶射覆。應口
如環。若割肉生之。不窮於響。而脩救補葺。一門一戶。
可急民用。則筠松道人之手。妙施而不費者也。翁與
人子言。輒依於孝。大約先以水。蟻爲懼。而福應。姑後
之。此其旨得大體。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矣。慈水乃
孝子之鄉。而又有見梅翁以錫其類。則是書與慈水
共流。吞吐海江可也。而寧使蛟龍徇私之已哉。

賈太傅新書序

漢興有孔門一人以顏子之才而出之以孟子之氣
日星其胸。江河其口。稱古今秀才之祖。洛陽賈太傅
也。自治安仁義之說出。而太傅之品骨以定。吾讀其
書。計其年事。無論百兩併發。日所不給。卽世故國情
古今終始。亦豈一弱冠小生。卒卒可辦。想其人必有
宿命之通。必有奪竅之相。必有哀樂過人。笑啼自若
之僻。必有高趾疾行。長揖上坐之傲。初離蓬藁。卽爲

天下第一吳公所賞識入朝卽望見天子登山行路
不知其難。叫關謁鬼未審其苦。諸老先生對議俱出
其下。又不歷所謂老圃宿猾詐雖故鈍之巧。此大受
君子也。得以此失亦以此矣。絳灌諸公馬氣未除。虎
心自上。耽視一疋雞。哢哢喋喋。不日改正朔。則日定
官名。能拱讓而安之否。陽武丞相方亦講法律。重簿
書期會。不省大故。爲何等。不惟此也。文帝天之所篤
也是時干戈擾攘久。帝大旨欲以緩靜治天下。何

南越至亾狀也。吳王張武至不法也。而帝以木雞處之射獵自娛之外。一切毋動爲大託之乎。愛黃老耳。由是觀之。太傅紛更之說。帝一謙讓而蓄憎已多矣。帝先不用賈生矣。不待諸公之毀也。帝又憐才甚。而思一把臂賈生。且前來又不喜其咄咄。故以鬼神抵塞。使拄其口而不暇。他有所關說。帝之於太傅在悅與不悅之間矣。帝不用太傅。太傅亦不能用帝。此子瞻所云立談之間。爲人痛哭。不講於優游浸漬者也。

優游浸漬。詎可以訓。而獨不問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哉。功名之心。灰死生之念。起太傅以爲。屈子猶可以他圖。而吾則有立槁耳。弔湘賦服。至於不憂不疑。而太傅之心。無可奈何矣。悲夫。太傅有王佐之畧。而使其相孺子以成也。當時著述。龍門不盡見。而孟堅所云五十八篇。何郴州以爲散軼居多。子尤疑其有賸附者。如五餌三表之類。太傅或另有旨。不如是之戲也。吾友孟子安能讀大書。絕愛太傅。以爲西京首出。

之文不可不爲統令。又爲之分類。而此櫛之神綱髓目。毫無遺議。蟲魚豕亥。一時暢然。使海內得觀賈子全書。所謂洛陽紙貴。亦太傅之桓譚矣。

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

嘗欲使吾日每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書。每日見幾處山水。逢阿堵舉却。遇紗帽則逃入深竹。如此則目著吾面。不辱也。徐伯鷹鐵脊萬丈。突中時魔。大轟出鎮。短後削歸。絕無矜拂之意。每至我州亭。

談諧索酒。玄對會稽千萬峯。輒半胸。癡去無何。伯鷹
出走。兩月不晤。忽從天旨言旋。以記繪其像。以詩續
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鶴背。若半夜招提
妙香清梵。夢魂猶冷。若坐我於老巖古壁之下。嚼梅
蕊。嗅雪蘭。時有山鳥贈舌。又若松風溪月。謾謾溶溶
也。伯鷹日色易衰。書易倦。無教無妬。世間惟山水。吾
偶思天目。卽抽歷詣之。以雨濛故。僅放隻眼。嗟呼。造
物何常。人心不足。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

蒼頡猶以爲未供其觀也。使人以而皆隻眼與玉龍
分面稱孤。則亦相安無越思矣。伯鷹曰。然吾第欲還
我隻眼。所願一眼如天。一眼如海。問曰。何須恁底。擘
大日。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

惹雲小集序

艸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鳥之雀也。自胎亂以至於禿
其情。瀋影。鬼卽無有不妙者。梳風則冷。篩月則幽。撲
雪則瀟。籠雨則閑。此天文之妙也。綠光萬頃。湘浦翻

川朱晝老秋襖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吾廬宜禪
室宜翠袖倚暮宜紋杯落子之遲宜丁丁出塢宜青
眼人箕踞或不通姓名來諷嘯此人事之妙也而所
不樂者書南山之判塞瓠子之口作金姑之聲規聞
僧之漆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僞篋笏劄心瀝汁記
面塗油更苦甚者削茹行藥刻粉留題又有明正先
生一所謂頌便來借資日清日直日虛日節等事而
竹無可訴免矣汜人吳爾常蕭疎逸澹訪我釣碼以

所爲惹雲艸相教。赤焰正攻。蛾水忽救。情瀋影鬼之
間。人與言俱妙。仙耶。雀耶。而爾常愛竹。竹亦愛爾。常
竹中人。一箇一顧。効陶一支小白。皆高士。東南之箭
也。夫物我嗜好。必無二觀。一日之內。不作雲想。則塵
肉肥重。坐對此君。自有飄騷欲上之意。爾常題之爲
惹雲者也。若日層霄龍化。止聽驚雷。此語頌借資之
又下者。爾常不欲與之把臂矣。

梁山人梅花詩序

貴人公子貯金屋而醉蘭膏。翹然自以爲得矣。而天壤間有一種踽踽之冷士。視之一哂也。顏回其巷原憲其其堵於陵。仲子其其井。侯生其其門。而漢陰丈人其其甕。或者老其鬚。或雞其皮。或槎枿其骨。或支離其體。或擁腫其軀。或偃仰其臥。立彼皆欲自放其天於幽清介獨之地。一或塵處。卽以爲大溷耳。是故桂可得而官也。蓮可得而沼也。菊可得而家也。牡丹芍藥可得而幕也。蘭芷辛夷之屬。可得而盆之。盎之。

劉迅侯曰
代梅花吐

氣

也。惟梅花不入富貴之堂。而富貴之人。往往欲竊附其韻。強冊之以春魁。媚名之以瓊玉。虛崇之以鹽鼎。彼以爲大辱。奈何哉。使我擊蹠連卷於粉牆香坪之下。供人耳目玩也。不得已。寧惟是道院僧籬。寄一枝耳。古今愛梅者不少。咏梅者亦多。然品既不同。言亦自別。杜甫以來。可問也。毗陵梁以寧。旣文旣博。亦玄亦爽。閉扇苔寒。深巖坐老。作梅詠八十一首。以合九九之數。韻則步高季迪太史。吾未見以寧而詠其詠。

則字字梅花。咀冰嚼雪。庶幾暗香疎影。忽到牕前矣。
或曰以寧胡不自爲韻。而韻以太史爲。是不然。梅何
嘗不官。予爲王部梅之屬也。官則何常。但欲其有梅
心。有梅骨而已矣。昨冬在都門。于廟市聘取一本。置
之齋頭。官詹何龍友過我。陪而且賀曰。幸未拘福祿
之。俟之曰。獨不有壽陽粧耶。請以此作梅韻。叅以
。必且曰。子首鼠兩端。卷梅詩。擲還我可矣。

王實甫西廂序

詩三百而蔽之以思何也。思起於心而心不能出。夫其有所憤悱焉。有所感歎焉。有所呻吟焉。而各隨其思之。到。欠。以。爲。聲。之。工。拙。故。曰。思。則。得。之。國。風。精。于。思。者。也。忽。一。語。焉。創。之。曰。窈。窕。窈。何。解。也。窈。何。解。也。聞。之。乎。見。之。乎。抑。有。所。本。乎。嗣。後。屈。原。得。之。曰。要。眇。宋。玉。得。之。曰。嫋。然。武。帝。得。之。曰。遺。世。太。史。公。得。之。曰。放。誕。淵。明。得。之。曰。閒。情。太。白。得。之。曰。擲。心。賣。眼。少。陵。得。之。曰。意。遠。態。濃。而。思。路。如。岷。觴。漸。濫。矣。西。廂。譜。元。

微之事。凡數本。俱可觀。而王實甫獨登峯造極。凡曲
皆生首。而廂獨首。鄭及鴛以爲有天姥之教。而後發
塗山之歌。誨子夜之造。也不從老陰。少陰。生耦。則無
以起音也。兒女之情。千曲萬曲。非厭襲可囑。卽戾幻
不情間。有文章綜錯。不過由異海看斷。不能出梁肉
之上。蓋味至梁肉。所謂無以尚之。是造物者設味之
極思也。此書何以異此。思起于佛殿。終于艸橋。亦可
能得。而無已之求。實甫實有以侈之。然觀其詞章變

化高妙入聖通神上至九天下至九淵而終不出其位。或者實甫身有此事而借微之以極其思未可知也。雖然思之既得又不如其未得就懼而後賴有夢思善讀西廡者把臂入林只當以酒澆之躍起三尺日天壤之間乃有實甫。

蔡漢逸梅花詩序

花事多矣。惟梅花見天地之心。何也。似謂五行爲體。一陽稟氣人。但知其魁於春首。而不知其父在子先。

忽然突爾
不可端倪

門人陳錫

評識

蓋天地之心從堅凝寒沍之中發而爲和絢爛乃早
故太羹玄酒惟凍士所噉而富貴淫軟之夫不許著
一夢也固陵蔡漢逸稱獨行高品家貧力學滅火更
炊踽踽涼涼自食其力而所抄讀亦幾遍鄴架呼其
同咏之友作楓社又從吳江冷落處想至孤山乃於
歲暮罄篋雪牀縮鐵之際織梅花詩三十首備極楚
致予馮唐起部再鎮潯陽泊舟牛渚之下漢逸學袁
宏朗誦其作予聽之以爲此心咏非詩咏也觀大士

徐亮生日

已入非非

想界謝能

獨愴落平

密○祕○在○色○聲○香○味○觸○法○梅○得○此○詩○而○梅○心○始○露○焉○得
不○謂○之○心○脉○時○李○青○蓮○在○采○石○座○上○清○風○白○月○共○聞
此○言○古○今○人○不○甚○相○遠○咸○曰○正○爾○是

鍾山獻序

三○百○篇○多○婦○人○女○子○卉○木○楊○柳○黃○鳥○草○蟲○無○不○播○之
詩○歌○以○爲○得○性○情○之○正○漢○魏○以○後○秦○嘉○封○楫○以○贈○偶
蘇○蕙○織○錦○以○寄○夫○詠○絮○標○靈○於○剛○秀○頌○椒○著○慧○於○才
誠○至○明○而○稱○絕○響○矣○若○楊○文○憲○夫○人○鴈○羽○滇○池○離○懷

酸楚。玉臺粧鏡間。指不多。儂。近吳越中。稍有名媛篇。
什行者。人寶如昭華琬。能使閨閣聲名。駕藁砧而上。
之。茅止生氏以徵辟入史局。尋從戎提數萬師。塞上。
以及明珠惹苒。行吟閩海。則其內子宛叔。長繖短詠。
樓上陌頭。無不若吹羌篴。度胡拍而製寒衣。止生題。
而行之。以爲原本三百篇。而神情欲仙。殆阿母池畔。
而玉皇案前物耶。夫苒蘿一女子。才調無間。千載下。
如分庭現靈於牛丞相。豈非神物不朽。發。

星一點常明哉。鍾山之陽。燭龍銜照。瑤谿赤岬。皆靈境也。而宛叔寔產於建業之鍾山。經所稱女子獻者。以爲楊氏前身。何媿焉。

語石居序

前世好僧。因一念墮落。罰宰官。前世好官。因一念墮落。罰作和尚。豈不對待也乎。彭澤縣觀音閣長老法迦。前世好官也。所著心經解。痛快直截。乃以孟子解論語。不以郭子解莊生也。所作語石居詩。大有禪尼

權實之趣。予昔泊舟虎丘山下。夙起喚友人陸務滋。沈叔賢。書記劉文僮。王端於。將曠時。走千入坐上。一蘇不到。觀其朝氣。至點頭石。偶推之三動。四人驚惑。而吾不欲以語人。恐人不誠。我不知人亦石耳。比之於石。猶其頑者。生公說法。千百大衆。無點頭者。石出補點。何足惟也。繇此類推。人不堪語。而寒山一片石。堪語。可以皮相之手。吾願迦公。將詩作偈。時對孤阜。救此淪胥。一切哀苦。永無屯難。凡爾風雷龍鬼。江內

駢馬魚豬蝦軍驚史悉來受記。使此詩爲結想密教。
與準提等大放便事也。仍乞迦公謝却僧官使前生
今世筭子清楚。更又大放便事。迦公得無受想一笑
哉。

東坡養生集序

盈○天○地○間○皆○生○也○蠕○動○者○生○天○喬○者○亦○生○衆○生○之○生○
與蠕動天喬者等蓋生而不知其生也。知其生者首
之聖賢。次之豪傑。以爲生者短而不生者長也。是故

雞鳴日出卽料理此生常恐一失其寶則不可復得
西曇束孔柱下漆園以至龍門栗里沙陵太白著政
孜孜汲汲同講此生者也坡老出世靈奪無前之疲眼
空不壞之輪散爲百東坡作儒作仙作佛作名臣作
遷客作游俠作騷人畫師作文章風流諧謔滑稽之
韻士聚爲一東坡則刻刻作生計耳無論其參悟濟
度功貫三才解脫明通道包萬有卽最纖之事飲有
飲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遊消遣有行游消遣之

法土宜調適不燥不濡火侯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
而養之者老聃亦無所不用其極矣是故有嬉笑而
無怒罵有感慨而無哀傷有疎曠而無偏窄有把柄
而無震盪有順受而無逆施燒猪蕪爛剔齒亦佳柱
杖隨投曳脚俱妙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謂
能養生白下王武主其貧高寄博古清真心盤琉璃
神車碧落喜讀公書而掄其趣旨者爲十二卷總之
曰養生集以行於世意欲使井觀溷處之輩翻破其

皆而節省其無涯之欲、皆以有生之一日、乞公少許、
爲樂不至與蠕動爭夕。天壽論年、此亦老婆心切、有
當於坡公者也。不但仁者見之之謂仁、智

者見之之謂智也。

知希子詩集序

此晉陵巢必大前輩之詩也。稱知希者、先生自署也。
神廟戊子秋、京闈榜放。太倉王辰玉領解、華亭董玄
宰占魁、而必大先生以戴記奪錦、都人士甚喧得士
之盛、而更喧先生爲青麟火玉、以嬰兒中大科、則爾

時先生總角未親迎也。先生秀眉朱吻，狀貌小怯，骨
見衣表。在張留侯、沈隱侯之間。然而天與夙慧，賦鶯
咏鳳，衝口成章。與予盟社，稱兩歲之長。拈弄帔，拈後
卽廢。互韻語，都人士竊笑之。以爲少年輩，何爲是。薨
薨者而尉氏阮太冲，中卒張林宗見而悅之，獨謂兩
生旂鼓正銳。中原七子未知鹿誰得也。旣而予倖第
去，先生終客公車。猶憶庚戌九月，分手春明門，慘惋
不懌。杯酒啜咽，唱送成車過腹痛之兆。嗟呼玉樹尋枯。

彩雲易盪。天乎忌才。猶忌蓋代之才。少年貧夭。不特
淵憲也。山陽笛冷。夢寐故人。猶在屋梁。落月而今。
且以受姓之故。累其家口。天乎忌才。忌之盡毒。則不
解其故矣。猶幸胤存。公甫能讀父書。若穎藻。豎博瞻
英流。化讎之後。依姊敬亭。乃簡先生遺集。問言於不
佞。則爲之序。曰。古人之詩。皆情以生。文先題而後詩
也。今日之詩。則文不符情。有詩而後補之題也。近日
詩壞於鍾袁。更壞於館體。託之乎琢鍊。而實非敲聲。

自命曰高玄而終歸嚙蠟此皆求新求異之過也如
先生詩感嘆則悲敷祭則盛趣盎爽逸諷寄微故古
可置之漢魏律則駕以曆元滄溟所謂擬議以成變
化者先生有焉先生意不可一世每成篇後止以示
余示後卽秘之以付名山垂三十年而茲集始出其
自署曰知希子言其不易知也知希則我貴矣而終
以王生知之王生弁之得非寒拾有緣視生成存亾
爲幻泡則知先生者任一人而足矣

本書蒙演序

始子行及幼草畧益海內小子第毫末自謂腐儒在
塾亦不愧人家茶飯者也然余昔所幼幼吾猶子輩
茲年已半百而吾幼纔可九齡五四三歲耳一日咍
釣之餘魯酒斜陽箕踞搔首而吾幼擾背膝跳梁跌
蕩不知何所聞得忽請子講故事子撫其頂曰乳竅
未醒天於何殼地於何葆果餅祭孔聖人未罷各懷
袖飛走講求竹馬風鳶關刀呂戟汝事畢矣何事之

故也其黠者曰阿爹想亦講來我何便不可講講講
吾欲啼子悽然不能杜其口也靜言思之蒙以養正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大凡兒子不愚其不聰明而患
其不仁厚仁厚之意自父母起此其生來正脈易知
易從之本也因檢古名人以孝著者若干則繪爲圖
以歆之而又彷彿解之意祖註其下以曉譬之孝必
取孺孝而不孺者姑置之孝必微事孺而無微者姑
置之孝必集祥孺矣微矣而或龍雙諱之類亦且君

置之。或權宜其年歲。或變通其語言。或刪畧其前後。或淺淡其文義。要以講一孝子。必不失一孝子之神。神既相通。字亦漸記。使吾幼易知。易從而及公之海內之子弟。以其知其從之。題曰本書蒙演。亦猶行及幼之道也。

集唐詩序

若臣日交朋友日交。而夫婦居室。則兼有之。其視手致身也。儼於朝典。其切偲麗澤也。若共窗雞。此其道。

甚大而衾帷之節末矣情在我輩其言不公觀貌相
悅其言不正吾不能爲僞學不情之譚亦不能持娶
妻必貌之語然而有貌有情反以爲尤物可憎乎醉
李沈虎臣先生才士也筆動風生唾飛珠落俠腸繞
千丈之虹勇氣呵百尺之練細若公侍公年久以
巾緇同於待月實以硯墨比之他山鴛瓦忽飄鸞鏡
生澁而先生一慟幾絕三年不言忽遣適步歸酒酣
耳熱取架上唐詩集爲結腸之篇以寫畫眉之恨續

成天若義會神來淚。翻贈婦悼亾之淫心。撮開元大曆之血。投袂而起。萬蟲哀叫。若恨通幽無術。召魄不靈者。一時痴去。有友唁之。天下豈少美婦人哉。先生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此婦窮交不鄙。遺我吾未渴而漿至。未饑而餐至。未寒暑而裘葛至。未記誦而書編竹簡至。先得我心之同然。次補我身之未備。我有得意事。不可人語。而可語之。我有失意事。不可我語。而可代我語之。如是者。友之云乎。臣之云乎。不

必及其貌矣。此友謝之曰。如是則子詩集。磨亦可集。宋亦可。可以羣。可以悉矣。乃言之。王子曰。此其詩近道。更近人情。吾撫以敘之。

蓬蒿園詩集序

陪一大空
架說法點

頭俱伏

身身發起謙

天上有才人。皆迫欲得之人。間有才。天亦迫欲得之。天之勢力。遠在人上。敢靳而不與乎。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此子瞻諧棘子成之言也。一日。庭侍老泉。戲問汝與我孰愈。子瞻失色曰。大人何爲。

徐亮生日

之乎悲
自王郎

此言。軾何敢望。老泉笑曰。弗如也。子之兄不我若。向
使蘇。邁。蘇。過。各登一品之尊。共享百年之壽。子瞻詎
不快甚。然而跨不及竈。徒望烟樓。子瞻之快。當不如
老泉之快也。海鹽吳秋圃先生。龍文鶴骨。孤矯于尋
雲間。兄弟。墳。篋。迭。吹。眉。山。父。子。箕。裘。益。錦。長。公。接。侯
出。胎。咏。鳳。弱。冠。騎。螯。帖。括。力。餘。又。著。有。蓬。蒿。園。集。捨
子。建。之。華。守。仲。蔚。之。約。覽。其。顏。園。已。自。超。趨。而。所。爲
古。詩。近。體。耕。騷。佃。選。醉。脣。食。元。樂。則。標。脫。鞵。捧。硯。之。

余若水曰
可以救溺
可以救寒

鋒○苦○則○參○長○爪○脩○眉○之○戒○此○開○明○案○前○持○橐○代○玉○皇○
飛○青○雪○之○唾○供○紫○霞○之○管○者○小○遺○不○謹○罰○墮○人○世○累○
之○萬○日○復○又○召○還○沐浴○五○濁○清○歸○入○素○所○謂○筋○斗○一○
翻○阿○舍○不○再○者○也○父○不○得○而○子○秋○圃○可○以○釋○然○友○不○
得○而○朋○諸○兄○憤○無○怛○化○且○夫○石○火○電○光○彭○顏○共○貉○高○
文○奇○字○鐘○鼎○盤○螭○接○侯○之○所○蛻○者○不○過○一○囊○之○血○耳○
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遨○游○於○太○清○雲○氣○間○朝○朝○暮○暮○
有○此○集○在○接○侯○未○曾○死○也○

李道生五遊草序

何以謂之高。人高在數千萬仞之上。其最者躡星斗
餐霞氣竦身入雲中。不得已而思其次。遜乎天之高
而取地之高。以尊其七尺。跳梁之始。曰黃帝。方明昌
寓佐之。其後爲穆天子。至虛敖輩。不過壤蟲已耳。嚴
夫子志九州而向平。創起五嶽。謝靈運製屐。宗少文
畫圖。孫蘇門山嘯。其人皆欲翹視八荒。塵穢下土。所
高不同。厥揆一也。如臯李道生。吾之畏友。其文似孟

子漆園洛陽年少與龍門太史令其詩在夔州伯仲
間削巉伏瘳不喜拾人唾花一株孝友是其性生廉
介亦爲本等世家中貧子飽學內膚生芒鞋輟沓亂
髮騷蕭逢着便吃到處爲家一僮一襪可行可止有
好書靡不購有好友靡不交有好句靡不勸有好園
靡不徑入有好花石靡不賞有好名姬妙季靡不得
其懽心卑田可狎玉皇可陪子瞻可笑安石可噀吾
嘗欲定何等以相道生道生道至百變而不受摺吾

遂無以窮之。五游草乃其游之大者。四嶽皆躬而華嶽以意然。吾讀王安道李千鱗袁中郎等記。似足與目心與口。猶在道學先生欺慊之間。反不若孫興公描寫數語。天台華頂爲之點頭。道生以意游者如此。則其躬者爲直心白意。更可知矣。吾嘗掬惠泉洗雙腳板。侯之曰。曾踏萬峯之頭。不走權門一步。福難消受。禍亦不來。今之山水辱于□□。苦于跋扈。裸于窟。逃吾等結想。不必強作高人。但作卑人。買山而隱。七

尺地儘有受用。豈必以尸爲兵解哉。五大名家業已
把臂敦化矣。吾處咫尺金堂石室。其十里錦霧一
般。皆香可一植而取者。恨吾貧不能出十萬錢爲友朋
贈一廬耳。

李賀詩解序

有明霞秀月之賞。則必有崩雲湧雪之驚。有練川楮
陸之平。則必有鴈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語之正。則
必有竹墳石鼓之奇。有論語孟子之顯。則必有墨兵

象危之幻窮則定至於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
理也然而變起於智者又通於智者三百篇詩之大
情也一變之而騷再變之而賦再變之而選再變之
而樂府而歌行又變之而律而其究也亦不出三百
篇之範圍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
而不知其體幾於一管之吹李賀以僻性高才切腸肝
腸跳然其間其最稱筆視知者鏡深釋隱之韓愈而
唐盛滅諒視者明經中第之元頑也賀既唾空一世

世亦以賀爲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
銅之。蓋不待涸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
容人間世矣。賀旣孤憤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
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
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恩。必作
澹晦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
溪刺法。當天乏。敖陶孫考之。爲食露盤也。顧其真心
千古。涉目萬書。巽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

鸚鵡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嬌眉時而水車鐵
馬時而寶鼎煬雲時而碧燐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
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甘遜世之悶
卽杜牧之接踵最密猶以爲殊不能知也揚雄之言
曰子雲之後自有子雲賀死八百年而山陰有徐湄
者奇奇如錯能以叔敖爲賀而亦能以侯芭解賀然
嗾閭尚略略而神未王也又三十年而曾益出立賀
於旁推心代口一一詰之而一一通之通其渾沌如

取浴室之風日鑿一竅通其焚亂如蚌灰湔髮從本
至條穎穎見頂通其垂隔如舌人辯語九譯響應一
說蘭閣而無不笑悅通其艱險如危橋耐雪又如五
丁蠻鐘蜀嶂乞天一線惠人以猿鳥之路通其利病
如倉公切脈低徊久之肺何以浮而肝何以沉通其
謎隱有山鞠窮乎日有而令壺齟老朽塗不能苦方
朔也通其玄古則响嘯之碑倒讀而赤文之龜墜甲
矣蓋益靈機刃豁博記繭抽八面互觀三長競用以

蔬視首蒲以衫處火洗劑不爲賀欺而才欲出鑽上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通之即使賀見
此書亦必啞然大笑自謂深谷之逃影今而後詩可
以怨者其變盡出賀亦了不異人意矣潏潏之頭得
楚太子忽然一汗而中心痒痒麻姑爲我數抑搔也
真古今痛快事哉一時紙貴請自隗始益字謙亦越
之山陰人

屠田叔笑詞序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後齒不勝冷也。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慈先生者老矣。歷盡寒暑。勘破玄黃。舉人間世一切蝦蟆傀儡。馬牛魍魎。捨攘怵迫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日居月諸。堆堆積積。不覺胷中五嶽墳起。欲歎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爲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爲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

通八極由佛聖至優施。從屠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
真一。假回回演戲。繚龍打狗。張公喫酒。夾糟帶清。頭
令蝦蟆肚癩。傀儡線斷。馬牛筋解。魑魅影逃。而憨老
僧次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種子。不更知有苦矣。
此之謂可以忽。可以羣。此之謂真詩。若曰打起黃鸝
兒。搯開皺眉事。憨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長進笑
矣。奚其詞也。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叙

火○可○畫○風○不○可○描○水○可○鑲○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
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
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通○廣○之○此○外○能○言○其○
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
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
士○而○已○若○士○時○文○旣○絕○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
妙○處○夥○願○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頽○糟○粉○肉○響○爍○板○
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

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
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讀未三行人已魂
銷肌粟而安頓幽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
者真笑笑卽有聲啼者真啼啼卽有淚歎者真歎歎
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軟
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
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
倚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暝獠牙

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
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頭紙。滿心滿意。只要插
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鄰斷。艸拾得珠。還蔗不陪。檠
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
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
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
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
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耶。鄆。仙。也。

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
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
有深於阿麗者矣。況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
終。得易之恒。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
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
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
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安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冷
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殒天授。非

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峭打世邊鼓。拋
六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
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
萬夫之稟。雖爲姪語。大覺頰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
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
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
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
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

士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
道仙鐵篋海雲孤。摠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
圖。持此作偈乞葦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
天下護之也。

徐文長逸稿叙

文章之託生與人無異。有從天而下者。有從星辰嶽
瀆而降者。有仙佛度世者。有神道轉輪者。有龍鬼精
怪投胎吐氣者。天之文大而近。星辰岳瀆之文奧而

尊仙佛之文旨而導神道之文肅而準龍鬼精怪之
文奇而幻吾以五經窺之易如天書如星辰岳瀆詩
禮如仙佛春秋如神道而龍鬼精怪之文跳梁僥僥
每見於諸子百家蓋此數族實出一冶雖帶乾坤之
馭氣而原奪乾坤之間氣正未易材也三代以前不
可考吾於短長時尋屈原尋列禦寇於漢唐下尋王
泉尋楊子雲尋維摩詰尋李賀尋韓柳尋王荆公於
明尋孫太初蔡民懌盧次楨王稚欽天池山人徐渭

滑之才。更刁悍尖溜。欲據諸公之項。而錐其頰。以無
舊唾。不少譏呵。目不再覽。每多盱放。又性癖潔。陰瘡
不愛錢。貧卽鬻。自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餘錢。
不懼死。甚至感憤。狂易。槩耳。錘囊。終不死。不喜富貴。
人縱饗以上賓。出其死獄。終以對貴人爲苦。輒逃去。
與不如公祭者。飲卽快。卒然遭之。科頭戟手。鷗眠其
几。豕接其盆。老賊呼其名字。飲更大快。一有當意。卽
衰童過妓。屠販。旧儻。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門乞。

三三三
火叫拍要挾。徵詩得詩。徵文得文。徵字得字。見激韻。
險目走筆千言。氣如風雨之集。雖有時榮不擇茅金。
常夾礫而百琲之珠。連貫沓來無畏之石。針堅立破。
英雄氣大。未有敢當文長之橫者也。文長意空一世。
寧使作我。莫可人知。絕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
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袁中郎從陶周望架
上得其闕篇等集。一夜狂走驚呼拜跪。業已梓播人
間。而張文恭父子雅與文長游好。聞見既多。筆札饒

辦其孫宗子箕裘博雅。又廣蒐之。得逸稿分類如千卷。讀其文似厭薄五侯之鯖。獨存蔬筍之味。又如著短後之衣。絕險一路。殺訖而罷。讀其詩點法倒法。託法藏法。漉趣織神。每在人意中。攘腕爭可。巧迸口頭。必不能出者。而文長一語。喝下題事。了然讀其四六。在黛眉淡骨之間。讀其隱字對偶諸技。以天成者佳。以人勝者遜。通方言者佳。以越語者遜。總之靈異立。成爪髮皆盡。予斷以龍鬼精怪之文。起文長而署之。

應以贖受爲我楚舞飲八斗而醉二參也是集也經
予讎閱者什三予有搏虎之思止錄其神兇威濳欲
巖文長以愛文長而宗子有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
齒角欲仍文長以還文長謀不同而道自合海內願
治者衆其必有以處茲玉也矣

游喚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
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託以恒

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
賦。之。兩。足。亦。不。第。欲。走。其。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
瓦。一。壓。而。人。之。識。低。城。一。規。而。人。之。魄。狹。天。之。下。三。
山。六。水。土。處。一。焉。一。土。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場。
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
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
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馬。子。長。聰。明。絕。世。猶。
日。無。睨。命。劉。夢。得。初。見。天。華。以。爲。奇。盡。後。識。九。子。而。

悔其責之失。賢者如此。是安可以責蠕蠕攘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夫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鍾冶。而但爲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緇黃耳。而所謂賢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闕。不敢空闕一步。是蜂蟻也。尚不若魚鳥。不幾於負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病老將至。秉燭猶遲。郊說言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其

大無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與

律陶序

少貧攻舉業居長安肥錦之衝解腹探腸縷縷濃熱
忽從友人所見端節先生集持向西山松風下讀之
寒胎夙契不覺雪治冰權嗣後靦顏三仕爲令頗遭
呵罵歸作蠹魚檢先生集童子讚歎朱墨猶丹又不
覺血潮之湧於首也老坡高節萬仞文章不許人傍
隻字猶時時抄寫歸去來辭蓋先生齒頰之餘不第

芬清可剔其朝聞夕死之悟。言言聖諦可以濟生。可
以饗日。可以解勞。可以驅怖。了得此一大事。乃貫頂
海音。不容思議。故足述也。予日既述先生詩。園居之
暇。偶爾詠事。或有追思。戲以先生詩作律。而卽以律
律先生律者。先生之所擡眉也。而見此律。則必常眉
開。十丈笑謂是子也。善盜若老坡。以爲爾。偃此文。葆
何難。則有答譬之奕棋。得先手者。便高如髯翁。五言
十首。炙歸去辭。爲文。膾亦又何難矣。老坡又將倭我。

手哉

送周岐山陟濟寧衛經歷序

賈

上幅叙承
之許大器
濟德力發
議中幅開
開說府幕
之行所無
事後又說
宿幕之人
與地宜詳
略轉折極
其合報此
魯子同條

余昔令槐里。道出野王。過寧邑。太行山下。一黑子耳。私謂此四戰之地。蝗包山腹。飛而食人。五板土垣。莫衛也。頃者寇躡晉豫。幾遍而寧陷。令及尉處之。是時丞爲吳門岐山周公。督運去小灘。妻若子。入智井。以免。歸見積骸殷渚。乃大慟。或勸之行。謂狐狸晝嘯。鬼夜哭。公何戀此雞肋爲。公曰。吾行也與哉。令戕尉害。

千由之所
不能及矣
足以比肩

大蘇

門人禁汝

二說

有丞在。朝廷命吏也。取篆鳴鐘。集父老。收拾殘喘。聽約法。日者之潰。以城惡。故速鑿渠。丘之轍。築之登。登仍品穴。其濠而誘覆之。第囊瓦不用。尹戍言雖。城過百雉。何益於是乎。議守守之如何。富以財。貧以力。力者主之。而財者奴之一時。踴躍超距者雲集。而公以爲不可用也。仍議募設鄉勇。幾何人。鹽勇幾何人。殺之堅銳。教之擊刺。又爲之摘冒汰靡。休老鼓壯。人惟敵是求矣。而又慮庚癸之呼。沙籌之唱。無暇求。

敵也。乃議餉益祗不可。仰屋不能事出。倉卒乃矯命。貸郵賦。勸義輸。盡出其月廩。星橐。以及其丙子之簪珥。佐之曰。何如沒於賊乎。民大悅。既而客兵至。公亟令逆之境上。酌村堡之稍可支者。共其不借。且教之詞令。若來勤。王大庇我邑。不腆一牛之犒。不足抵。茲高。客兵相戒無譁入。向使閉之城。而又逃之野。其。靡有慘於受賊者。兵去議。巡警議。鞭貫議。羹同心。十。之邑。鳳。所共方有乘危以射利者。而輕薄少。裕。

歷歷其苦

如魚飲水

即今扇幕

自陳能如

此矣冷否

吾亦能如

強作解事。喙長三尺。目中何有一丞。張仲景之醫。不
難外感而難內傷。此則不佞在江州辦賊時。同一啜
藥之局已耳。然而公得展其用者。以一邑止一丞也。
向使令掣之尉。又躋之。公得有今日乎哉。城甫備而
賊又至。凡五輸而五墨焉。事急賴公。事不賴公矣。
公無金入長安。地方重公。而長安不以公重。此有吾
郡府參軍之遷也。吾郡幕不能重公。而郡則或能爲
公重。山稱臥龍。爲千巖萬壑之長。二千石以下得署

居其中者皆洞天福子。且去公家僅五日。公得嘯咏
二年。以酬萬死一生之苦。公卽無所表見。而文亾害
亦何不可以重公。公於寧爲丞。又爲患難之丞。吾所
謂一丞可丞也。公於吾郡爲幕。又爲無事之幕。幕亦
不知若而人矣。使公自匿不余示。余併不知有公也。
公尙得以幕見哉。吾郡何地。而公以一事與乘人左。
是仍以寧治越也。卿法我法。得遷在城。公猶幸矣。故
事衛幕視郡幕較薄。然以朝廷用人之意。測之。則

濟上爲軍國咽喉。尺籍伍符。叅軍得以稽覈之。顧
朝廷未必知用公。而又似知用公者。則天之所以用
公也。濟上有公在。吾何憂揚竿輩哉。昔祖逖陶侃。澄
清節鎮名流千古。然皆起自叅軍。今上立賢無方。
一言稱旨。不惜畀薇垣之座。以風勵天下。公處囊
之穎已著。今官地俱得自見。無謂世無喬琳其人者。
以刺史求刺於錄事也。公生命屯蹇。多所別歷。四歲
失怙。五歲失恃。爲母姑所抱。而又見背。艱苦萬狀。讀

書不成。乃譚兵說劍。開關寒餓。得人春明門。以筆批
之。役。受知戚畹。周長公。一見呼爲宗寶。乃授之婚宦。
以至有今日。讀公自序。其生平真令人可涕可嘆。一
飯不忘而報恩必薦者。皆骨脊男兒之太節。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人貌榮名。豈有旣乎。公年踰壯。余舉此
兩語贈公行矣。

贈賀水母董太孺人七十壽序

乾與坤。世之兩大壽也。得其氣者天而壽。得其理者

來何高不
可極深不

齊東野語卷之八
知不足齋
四六終

人而壽。以予所通觀。令妻壽母。未有不本於坤者。而獨於水太母。悟後得有常之義。倍爲摯切。今夫壽而復通。暫通復壽。而又能以壽還其通者。則不可謂之常也。不可謂之常。而常之理。取諸券寄。則其常也。乃大方母之歸太翁也。縑素不同軸。單溫不共衣。人情乎。而代周以有終。無吝志。翁與姑其分內也。而周太母之父若母。亦不欲爲分外也。遺女如所生。秉兩家政。如一督。濕哭乾啼。此突彼兀。兩貧偏合。老穉無能。

具取足於一髻之十指。無論其茹者德也。辨者才也。而襟期朗豁。爲夫子承。惟布愛得讀書。一意而糊其口。於四方無夢寐。顧有良匹之力如此哉。太翁旣嘗賢。嘗舉啓明。尋以高第。令壯縣。懸魚酬水。不敢私。誰。誰。而日親賢下士。問民間疾苦。則伯宗羊子之戒。良友在帷廚也。亾何太翁。瘁於令。縞已至口。而漉忽。靡寸心一灰。何涕無所。太母反。救之忍。須臾孤兒未。角也。七喪未土也。旣有嘉封矣。乃反。翟爲荆。投繯而布。

叙一生艱

苦卷舒溫

和蒼堅渾

固此天廟

金和玉飾

之文

門人題

識

歸。安。三。世。之。骨。始。評。粥。飯。課。啓。明。乙。卯。之。役。啓。明。聽。鹿。還。懷。麋。肉。長。跪。母。前。母。方。相。抱。而。泣。語。啓。明。曰。老。婦。又。有。今。日。乎。我。逢。一。惡。境。倍。憶。往。時。逢。一。佳。境。倍。憶。往。時。三。十。年。苦。婦。三。十。年。苦。母。功。名。細。故。此。不。僅。僅。以。進。士。揚。啓。明。也。今。太。母。稱。七。十。清。臚。如。電。銀。髮。稍。被。朱。顏。手。猶。不。絕。鍼。紉。是。將。爲。百。歲。寶。婺。抑。知。太。母。所。以。常。乎。坤。曰。後。順。得。常。順。者。太。和。之。氣。貞。固。之。理。也。太。母。苦。矣。而。不。必。逆。於。苦。悲。矣。而。不。欲。逆。於。

悲樂矣而又不取道於樂。凡所爲順者皆太翁之旨而母特後之者也。母爲太翁宣猷而終以其伐歸太翁。此不但代周有終乃代太翁以有終也。啓明秀眉大度雲斤月斧之文。自當鏤琢世華。木天藜火是其囊蓄。然值此號號之秋。翼厥心而靡厥養。以經緯翊運。顯揚不朽。上太母人瑞之觴。是謂用震承坤。用坤承乾。行地無疆。其志乃遂。又三十年後。母方大愉快矣。乎請以是質諸壽母何如矣。

賀賴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

昔微子之仁。同於比干。而程嬰之義。難於杵臼。何也。
一。立趙孤。一。存殷祀。皆天壤間大節。所係九鼎懸之。
一。絲也。婦女中。亦有微子杵臼。所謂筭而雄者。代丈
夫而爲丈夫。不在其有鬚眉。而在其有意氣。此可以
風千古矣。余萍游山水。過章貢。有天禧賴子。負笈問
業。望之壁人也。僦服亂頭皆好。旣見其魚魚雅雅。詢
之。諱以司教。則泣而前曰。先君子久棄不孝。今母氏

劉在北堂劬勞罔極，生育輔翼之苦，有熊丸葛本之
所不能喻者。母二十于歸，歸六年，卽歌鵲。是時禧纔
一周齡耳。奪志之語，無敢相加。卽殉身之事，亦不必
乃爾。母于痛慟之後，抱禧在先君子之前，踊躍三百
粟之，以天日申之。以祖皇而盟之，以靈爽旣窺交訖。
一。潼一。粥。視。禧。之。啼。笑。禧。所。遺。渡。矢。母。遜。乾。就。濕。滌。
潔。寢。安。方。得。私。七。箸。也。禧。就。外。傳。母。賫。荆。楚。長。跽。而。
進。塾。師。曰。此。兒。稍。劣。卽。榜。之。禧。有。知。交。至。母。出。簾。窺。

之○察○其○言○語○動○作○端○人○也○敬○歎○雞○黍○不○啻○截○髮○之○速○
否○則○一○茗○不○出○呼○禱○入○此○何○人○哉○禱○一○日○他○飲○夜○歸○
母○號○擗○震○號○一○哭○幾○絕○禱○伏○床○下○誓○當○改○圖○母○焯○焯○
氣○十○日○始○稍○帖○禧○家○不○素○封○而○微○可○支○調○外○侮○內○偷○
俱○母○禦○之○以○法○而○閑○之○以○矩○不○禱○聞○也○翠○翹○金○粉○之○
事○已○矣○卽○寸○綺○尺○紵○體○未○嘗○靡○也○所○食○飯○僅○脫○其○覈○
魚○鹽○一○器○饗○之○若○上○珍○或○有○所○質○貸○其○人○不○能○償○以○
子○女○來○母○麾○手○取○券○付○之○共○施○樁○掩○齒○歲○以○什○百○計○

發後寫志

夢寐類志

後濟之致

婉轉于衆

次之中生

生前天降

直人從容

而下

門人徐咸

捐識

臧小過。母以理譴之。鞭扑在臍者。反多於此輩。固先生至止。如天際真人從空而下。命孺子亟從之。無相失也。茲再閱二春秋。母五十矣。禮不能仰騰。杳雲霄。邀王言以榮母。而先生一字之袞。何有吝焉。不佞登其幣曰。賢哉有是母。有是子矣。昔巴寡婦清。能以財自衛。不聞其義。方垂子訓。卽羅鮑二君。皆一時激烈之行。不可以言中庸。如劉孺人者。三從無愧。一節自老。所謂布帛菽粟。至平至淡。而至永至久者也。禮能

勉旃螢攻雞舞不三年而可以六珈報春輝也哉之
萬一致孺人稱令妻壽母如宰相張齊賢故事滿朝
同班起居太夫人不亦快乎母年初度予拭目待之
矣

兩山青時
一鑑雲停

門人許必

地誠

賀許太封母李太夫人霞翁許老公祖一堂雙

壽序

代

今甲申春王正月茸城守相致餼率篚篚笙歌候都
諫霞城許公尊堂李太君八十初度又踰月而守相

更致餼率篚篚笙歌候都諫公六十初度。肆城士大夫欣欣喜色相告。並以爲吾郡三泖九峯毓靈孕秀。往往勝事膾炙人口。如陸平泉先生七十舉伯達。至九十五而猶及見其魁南宮。入天部。茲太君二十舉都諫。八十健飯。又見都諫亦稱六十壽。俱伊始。談何容易也。於是共門下士太常金公蘭業。已製畢恭祝太君矣。而又復上一觴於都諫。公名曰一堂雙壽。以揚厲詡耀。其凡首斯男。乃函幣走數千里。徵言於倪。

子倪子曰。美哉乎。盛始基之矣。泮宮之頌。以孝求祜也。闕宮之頌。壽母而尊也。而爲人子者。卽宜君宜王。未必能以已壽上親之壽。石戶三農。青城七世。鳩杖相扶。雞窠下拜。豈無母子引年者。然而未必有闕陶答子伯宗田稷之母。壽矣。或以子勞其神。羊叔姬魯臧孫敬姜曲沃之母。賢矣。壽矣。或以子負其教。孟軻氏孫叔敖。吳隱之。母子俱賢矣。又未知其登年何似。談何容易也。庶幾虞澤之事。可以方公養堂在。上。

大將軍以下皆就拜謁。毋年垂百。而潭拜武昌侯。加金章紫綬。亦江左之前茅矣。然而又有不必其然者。太君昂然自首。戴勝而居。趨走強駭。所嗜者芋魁羹也。東門之觀。不以易谷風之勞。都諫李婺州時。杜魚陶橘。卽以封還。李畚之祿米。不敢餘三石。在承明之庭。常以潘輿迎養。太君志曰。兒還須我乳耶。尊鱸自味。西笑長安。肉風吾不耐也。又勅都諫。汝爲好官。汝不合時宜。柘鑿爾。爾曷歸乎來。已而都諫嶽嶽嶙嶙。

獨行其志。笑比河清。筆如山判。正色立朝。避人焚
草。有談逆焰。時風者。皆塞兩耳。勿聽。短後衣。一舟歸。
却採蔬。進菜。母子仙仙。視虞潭所得孰多。何以言之。
虞潭雖得侯封。而母之風。崔隱几倚闥者。中夜數起。
神雖王而弗善也。此何時哉。張齊賢回班起居之說。
吾不羨也。談何容易也。卽以元璠言之。小人有母亦
既。考於勤渠。皇上命嚴絕裾。風駕初。猶執干戈以
節。社稷。今令持籌算。以荷蒞。裴孱弱。纖軀。骨銷鬚。

老夢回雞唱身依碩寤之堂玉賜金憐竟絕度支
之署而母夫人書來汝且一意佐縣官軍國勿以
老人爲念王陵愈急介子何人視我許公奉我太君
人聞乎天上矣夫母子團圓則茅容之雞肥甘可以
復進子孫法度卽劉裕之藉可以世傳他年都諫公
之八十正太君之百歲也都諫公之百歲又太君之
百二十歲也焉知不與石戶三農青城七世鳩杖
舞雩舞窠下拜者等若夫張齊賢宰相之事擺回班

太夫人之慶。公自有之。且稍待天下之清。若以目前論之。三公一日。卽明璫翠羽。緣飭蒲輪。日上九賓之饗。吾不以菽水易也。公固籌之孰矣。此何時哉。

賀徐定侯新蒞山陰令序

貫穿千史
成一家言
古氣隆起
新裁泉湧
大匠之門
百材皆度
門人陳錫
爲識

山陰古越地。以秦封得名。謂其臥龍山右也。越郡凡八邑。而山陰爲之長。縣治枕龍角。拱巖環壑。星臨牛斗。秀美之所都。筮仕者獲之。輒曰。據尺木吉。先後升騰。去匪天官。卽徽省柏臺。往往至名卿碩輔。今上

際中興。定南極。念欲大恢金鼎。調玉燭。爲天下得人。難而幅幘漸偏。財賦如積黍。催科撫字。惟良有司。是亟吾越。旣東南一海。陸至此。更稱大觚。哀然壯縣。不易材。虛其席。而吝其綬者。頗久之。銓臣數詎度。始得公。上請曰。可。乃畀公公綠袍。玄鬢。東渡行涉。上父老子弟。分當擁篲。亦不盡爲陽鱗。見之一驚。天上壁人。何以。下此。目電骨霞。爲問徐郎。年纔十幾。是將父我。不腆山川。互相映發。此版圖仙異。實式靈之也。

有肺腸其人且美且訝謂公世閱閱簪笏滿牀銅官墨離大姓指首屈翩翩佳公子也棟莩聯輝而公又蚤炳道氣雖深世情尚淺恐估俾鉛翰之未遐而簿書繁令之是責謝晦色矜子奇智少獲上觀民信友之故入面六虛萬端千緒恐未必能耐也而公不然下車延見登門造請冬日溫舒夏雲靜及其仁其賢井井格格而未嘗不以元氣渾沕之擊鼓上堂序老租側日不敢懷刷說郢書伍伯告其笄今而後關壯

餒矣。至見百姓先詢其疾苦，聲抑而意平，小有鼠雀輒下階諭之。歲暮矣，又曰：春事方始，遣之去。孔子曰：莽月而已可也，而公未其興，頌雷轟，錦傳萬谷，不知吾邑何以得此睿慧。倘所謂山川之緣，結於夙世乎？僕亦曾三仕爲令，讀令冊最悉，稍縷其最著者：宓子賤鳴琴，巫馬期戴斗，尚矣。繼之者：西門豹、史起之疏築也，卓茂、范滂之教生徒也，薛宣之牒貪，孔翊之投囑也，虞詡之任難也，孔奮之遠脂，而桓龍門之絕饋。

也。羅衡之鋤黨也。鮑昱之弭盜也。焦延之先知也。陸雲之錄訟也。殷裒徐韋之懇利也。沙穆鄭弘之致雨也。周澤之奉公不苟而陶遂之計俸方食也。王渙之重孝弟而曹褒之正身率下也。家懸一明月人寶一玄珠。然而各書一行。如春秋紀事。如史記列傳。悉小宗耳。不知作縣有譜。在譜何出。出自山陰。齊書南史內傳。僧祐三世令山陰。並有奇績。所謂譜。則祖孫自相傳。秘之不人示。劉玄明續諸傳。爲令大有能譽。傳

之孫。癩又復續之。請益于玄明。答曰。我亦更有譜。卿家所不載者。臨別當相授。如期探之。則日飲一升飯。不飲酒也。此之爲言慎也。可以法今古。故曰。令譜出自山陰入我。明熊。熊獄獄者。名宦不勝紀。而僕通籍五十餘年。所目覩者。新城耿華平。鎮密而寬。馬湖楊近明。勤悉而執。富順范我。遜謙雅而詳。華亭王念生。果毅而肅。歷陽馬騰。仲軒爽而厚。俱登陟作顯官。尋常亦不失開府。今冢宰丹陽張公。亦涵握篆時年。

歲亦在終賈濡默退然就有道而正焉。鹿單獨擊勢
豪獎恬薄兢。吾鄉俎豆之。如桐鄉畏壘。至今不能忘
不特吾鄉不忘公公亦不忘吾鄉。衣帶水魚筒往來
不絕。不因其碩果而疎也。不因其老蔗而膩也。公家
去張公僅一春。而張公入秉之時。正我公出綰之日。
相逢于白兔紫金之中道。知必有秘譜付公夾袋者。
所謂張公自有說也。張公行且大拜公亦且必繼張
公。然而爲當日之張公已難。而尚易爲今日之我公。

則其難而更難何者此薪哀扞軸將盡已空之際也
僕等年誼通家規頌並獻公得無一茹其言也乎

香報軒集序

春三月先皇殉國嚴整七十老臣恨弗克追隨地下
躡踴間新上駟起金陵詔求舊及罪廢之餘與循良
唐豫公祭政府銓衡皆苞直穢甚亟謝之共豫公舉
桂酌出其香報軒集索序錦繡撲鼻何說瑞麟乃知
天下之香莫過於詩書者也蘭心檀口墨藻筆花一

吐氣霧騰碧落。班馬姓字臭聞迄今。比其施於天者
厚矣。芬投無不芬。應或芹或菲。或秋馥或春魁。或惹
御爐。或披漢殿。或郊林之一。或寶氏之五天。之報瓊
不爽。然報其後者也。更有幾先以迺疇人超凡格。豫
公世薦德馨。昭鍾雲鉢。步蟾宮歸下帷。西施山檣桂
再榮。共與之提軒紀兆。豫公果遊杏苑。宰吳播爲荀
令。容曰兆驗此矣。他日必含鷄鳳閣。是何薄期我豫
公也。公峩氷萬仞。以項強拂袖。擁百城南向。構不朽

素視軟紅土上糶觀輩其熟香客又以桂子按叶熊
從詎寧惟是此際天崩矣日墜矣苟上帝欲命一愛
日者簡以捧日之官舍豫公之忠孝誰屬特勅行生
代不言之喉舌而日無魄兆姑以月牖之月又有盈
虧姑以月中之香牖之陰先陽報俾性辣者固植其
幹以易枯而苑芍看二曜重輪薦馨世世優鉢家家
香不止一集一公也毫矣謹菴亦得拔泥塗而附蓮
社快何如之報報

行狀

奉政大夫四川保寧府同知應吾徐公



倪鴻寶曰
派清板介
得得脊起
即半千載
而後有此
正者

蓋古虞有徐公應吾云。始予成進士，走下管，謁童子
試。師爲徐望平先生，先生信宿我而公酒我，是時童
心未箠，挑閱在醉，先生孺蓄之而公客嚴之，是以予
愧不勝憚也。公仲子耳猷，以楚學使予養，而予侍杖
履者再，次見公坐如鎮，虎目炯炯，射爛，問耳猷視養
狀，則每飯噉數升，肉斤許，不飲酒，日從青烏氏走山

峯百里萬重。不借過肩杖也。予目攝耳猷。養何時而終乎。詎意歲星亦黯。古檜忽摧也。傷哉耳猷以文石壽公而屬某以狀。某既師門之子。而又姻耳猷。則何敢以推辭。按耳猷行實。公名隣。字德徵。應吾其號也。父梅山公。遺金一囊。全活人。帝報之。公以嘉靖庚戌誕。梅山先生教公。不欲其眠熱。終夜呼之。溺卽不溺。亦必夢中擾之。下晉簪笏蔽床。五經坊成矣。而軋隣史伯祖龍川公。擇雋補之。公乃授簡。獨擅麟角。

十五泮游，壬午鄉薦，兩皮膚幾售而糊名之間，郢書燕說，鄉座師陳蘭臺欲發之，公不可，又兩別而以母衰謁選，當得州，得清源不拜，謂其昧也，當事者嘆悅，以徐易之，彭城故舟車喉膈，二厥九驛，不能應鞭笞，故事州長私其屬入，而以外解支吾郵遞，驛官見乘傳人輒辟匿，久持不耐，得稍飭鎗或空繻比對訖盡，映映去，自公視事實至如歸，資屏履，給備糧，卽無不滿志者，城故坐釜尻，陸終氏之墟也，陸終氏窺井而

繫之以輪、託之乎懼也。河決則人爲魚、公衣蓑躡屐、
一如蘇子瞻故事。晝夜呼行、增雄餘一板而河至、幸
不嚙灌、而呂梁洪者、被髮丈人所游沒也。歲割舟如
許、乃募力士槌其齧、悍急以定。歲苦饑、公便宜發倉
粟、煮糜分給、時其飽餓、活人十餘萬。淮陽之式可碑
也。亾何稅璫至、據徐爲壟斷、且隸視州官、公不爲挫、
璫所蝦目者王惟忠、越人也。公喚之來、曰：「刀鋸餘
不足惜、爾吾同里、肉將糝、此何地也。飛揚跋扈、朱全

忠劉裕之鄉也。不亦重瞳高準絕人膽力者其間也。惟忠愕謝語璫璫夜走。上下交相賴矣。會母夫人弗豫。乃不代扶歸。老人袁通等醵七白金爲奠。公曰。吾母念爾等菑落喃喃持佛號生飲黃河一盃水豈其處而昧之。偶攝篆郡丞至。佛公之不媚也。淪此金而。以考功法。因倅中都。潁川盜名史籍。然率偷驢牛。粟尺布耳。公論曰。何直一歎。但有生隙。吾爲鑽。盜淚灑境上。約母犯。晉丞保寧。蒼溪泉吏豪有力。

顧乳氏乳其女，寐而閉之，絕乃掠氏剪其乳，斃又生，埋其五歲兒，乳夫走深谷，伺公與過，喊冤吏以千緡賄公口，法何借一絲乎，亟坐之，凡三月而蒼人祠公如父母，公爲官不取鍰贖，無以獲上，更論調則又倅瀛海司馬，政去其害馬者而已，攝任丘篆，邑盡乘人例，當及門請事，公曰：吾不能爲遺條戚施矣，有見勝薦，再安轅下駒，是不復有羞耻事也，遂拂袖歸，歸則蕭然圖史，分耳猷兒，勇於圖一，已而長公宗孺。

雋北閣，同耳猷丙辰成進士，長公謁選守陳州，公據以三字訣曰：清慎勤。晉繕郎而勞隕，耳猷以屯部郎陟楚學使，楚人署以五字曰：恭寬信敏惠。駸乎節鉞矣，日夜思公，乞終養得請，公不喜其歸，亦不強之出，每入郡城，卽亟還，曰：吾性便谿山，不喜爲諱，常引隣父笑談壺突，終日不倦，自不飲而喜人飲，居一樓，下上如飛，而手書蠅頭字，春秋十二公大意，以訓幼。公居常言：孝弟爲人之本，一失卽黜名蓋世無用。

也以故俸所入半饒與弟而子其子無二視聞有疾
痛人卽爲發篋不容參珍以救之公貌方毅嚴重而
中實坦和易與歿之日擔負備人俱爲之泣下其至
誠動物所謂桃李不言而自能成蹊者享年八十有
三以崇禎壬申九月十有一日未時卒於正寢云云

明故誥封周母陳太宜人行狀

光祿少卿寧宇周先生之配誥封陳宜人以疾終於
家其子愷正國愷將先生之命至愚任之庭擗踊三

明件玉走

生曰寧宇

余是一鐵

映子有銅

夫人部之
乃做得事

討盡暖賊

悉得東俄

越中無此

聖序季正

此缺詩公

上板者余

書聞之而

小童作也

此缺詩公

上板者余

書聞之而

小童作也

此缺詩公

上板者余

百泣而請曰家大夫謂辱子知也先後兩同籍又以

年誼辱講於子婦翁楊計部通家莫子若今不幸吾

宜人不借吾老然其苦行甚潛不忍不一章之敬以

狀屬子任卽蕪陋其何敢辭也爰筆之頃輒爲之歛

容而歎將以母狀宜人耶以妻狀宜人耶夫世俗稱

能內助者相夫子讀書起家好官冀得錢耳得國取

崔冠飾珠玉錦繡招搖游冶詩耀之服月異於鄉黨

不則課臧獲權子母租儻雞猪子孫事耳間有曠者

口喃喃持空王、供誦誨邪薄、如是已焉、以予所聞太
宜人、豈非操一貞以正風化之原哉、宜人出梅里陳
氏、生數歲不能言、問以語、第微哂而已、或目之曰呆
女、未幾而其祖陳三公、見其靜好、授以列女傳、諸姑
姊不省、皆厭去、獨宜人窮究其解、母韓竊窺之、凡事
有可儀者、具以首圖之、則笑曰、我女不呆、其父心泉
公在旁、是且當大貴、好輕字人、寧字先生家赤貧、
心泉公獨以爲材、且端、遂字之、會先生連第、令元氏、

繁調恒山，文武鉅鎮，蹄較之所擊衝也。先生每先雞起盥櫛，至丙夜不得內，宜人身在爨下，伺饑腹，一取而給。先生作令，疆項忤，罔當事者，以諷指交劾，至直逐，一肩行李，宜人隱蔽馬牛，澁澁間，不稱苦。先生從楚之崇陽，萬山中，斗許城耳，豪右以糧飛單戶，先生文田均之，尺寸手訂，出必彌月，宜人在扁判中，聞人語，竟不知民市，有何菜味，摘乾先生者，鋤之，欲歸坐堂皇，不幾日而王官之報至，豪右相與譁賀。

酌酒、歿、灰、無、能、爍、我、矣、先、生、日、夜、督、冊、宜、人、在、令、中、
手、操、篆、冊、若、不、欲、以、一、飯、故、失、仇、者、時、江、陵、柄、政、先、
生、門、士、而、無、能、用、其、身、獨、期、會、預、申、豪、竟、不、得、脫、識、
者、以、爲、先、生、至、此、氣、不、少、挫、是、有、大、定、力、者、不、知、宜、
人、贊、之、若、相、車、而、將、輔、之、也、解、綬、之、日、宜、人、先、行、五、
十、里、有、遣、婢、送、二、縑、者、縑、中、題、金、半、百、辭、曰、廉、餉、官、
人、不、可、急、出、之、云、官、知、掠、矣、已、茹、而、好、意、其、有、丈、夫、
槩、如、此、先、生、還、里、而、冷、突、更、不、熱、生、父、與、所、後、

不能也。兄嫂弟妻之間不能也。繼母方修親生似續
之際不能也。其來食罷王官耳家訟龐雜是非糾纏
啼閨孽敵先生日費幾許笑口傷哉貧也豈能解不
知何從之怒哉乃不解者宜人代解之盡出其奩橐
以調朝夕而先生乃得日酷數勺挾冊高吟從蠹魚
游也久之奸黨敗正氣伸先生起令起郡丞起臬憲
旅進旅退再徵入卿光祿而是時有洛蜀之幟口舌
及先生當鐫秩先生授案草歸疏宜人日子遲矣記

前審理在崇陽道中耶。卽趣歸。兩老友。鶴髮相莊。終
日鍵戶。一廳事。塵積一僮耕。一婢服力。容間至
呼茶。宜人旋汲烹。燕良久。乃得內子曾遣候。見一媪
鬢鬆視績。方浣衣。訊之。太宜入也。叩首汗下。宜人自
仰屋以來。不知街里向背。門外何東西也。年家商筵
尉隣之。每誡其家曰。從不識周家有內人語。我察之
數十年也。姚江史翰編觀燈越市。兩過其門。未昏而
閉。竟關十步。燐事徘徊。吞息者踰時。宜人生平衣纈。

紵各一不客見則不被遂伴箚以老餘皆大繒布也
嗟乎宜人貞靜肅儉資幾上壽克相夫子抗節旌史
豈不休哉有母如此而子有佚志則子愧矣有姑如
此而嬾有華志則嬾愧矣是宜狀之以俟海內椽筆
采褒而壽其石焉封年子女婚嫁姓氏有其行實在

墓誌銘

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加服俸一級望平

徐公暨配厲安人合葬墓誌銘

陳曰公曰
先生瑋品

四座鋒鏃

萬故日則

清格時如

琴斗音擊

交之四廿

其而空道

使君此其

其能諸江

姑布子卿，相人以目。吾嘗欲以之，蓋吾師徐望平先生，襲任童子試時，爲子籍有相人距。是時先生翼我，兩目如崖下電，嗣後任得脫頰，每每得先生，輒見其爲曙星也。余令由奉先生，顧我猶嬰鑠杖屨間，燈迷目射，曾幾何時，而遽稱鹿華泉下人哉。意先生之日

漢汝陽之
意以報其

師者

徐耳猷曰
師老之報

師今人所

不肯也誠

老之誌師

今人所不

肯也人可

怨蓋七載

必且化爲碧月埋之千百年後仍當燦爛人寰第不

堪照見肉眼淚珠耳先生易簣時去太安人前後僅

六月命孫萬仞等以墓門合窆之石屬任夫任也何

敢銘先生雖然任又何敢不銘先生按狀先生諱啓

東字養元望平其別號也先世奉化人勝國初有祖

善卜洛徙虞下管鄉十數傳而至丹峯公以名進士

卿光祿是爲先生大父丹峯公生平山公視艸中翰

郎主客抗言分宜廷杖削籍年四十舉先生解疇

笑卽異凡兒十四能著作五經三試北庠皆首雋中
忌遂逐還以隆慶丁卯領鄉薦數上公車俱乙榜各
同物先生曰是造物者格我我何必一南官也因謁
選得太和令務一切休息立限催科朋俵馬民大稱
便已而調勾曲棋枰道也先生不競厨傳媚客口然
客至如歸縣值水災輒跨一高瘠馬爲之股分鉤引
田父不驚而水大治歲有腴田四十畝可私橐先生
悉出之用蘇漕役作常平法備稔民又大稱便薦舉

娓娓上矣、乃遷宛平令、眾思之外、卽天子上林也、

決斷肉鼓吹朝夕、宸聽先生常戲謂人曰、彼亦一

縣官也、各宰其宰而已、然柱下冠使者日相望於道、

先生曰、有疆項、何難洛陽哉、主尚許、爭密縛人、先生

擒縛者置之理、許譁之、謂當廷奏、先生曰、必廷

奏、不廷奏、駙馬何所容、鬚眉卽解印付政府、政府改

容遜慰、檄駙馬易服謝令、一時轂下輒然、駕闕

陵、宮車取辦京邑、中貴塞途、橫呼宛令何在、宛令曰、

老師令宛
不佞常謁

候中貴數

子輩在餘

任口如此

處言何以

處之笑曰

巧于州心

吏治手懸

來則軟軟

在爾輩何聲之怪也。上駐蹕功德寺，忽傳用女輿。

故事去陵五里，俱乘輦，不復輿。侍者挾索掌輿，丞甚
急。先生曰：我正官何必丞執其人面？駕乃逸去。

上嘗語左右：難爲兩縣主，辦兩縣者，大興與宛平也。

勞以白蠶，命旌之。潞王之國，調發日千夫，如應

一郵使，各差使者，意見水火，卽一絮令。有此情彼法。

者三官紓粒，料價金寶，估值中外貴人，俱以爲窟。先

生一以執衡之，越人克斥京師，或援爲姦利，而終不

至剛強子
誠言其
應世才也

能得之宛平居嘗謂吾項雖疆然脆弱膝髌髮種種俱在宛宛不可爲也。已而遷留都繕部郎司農以倉請司空以陵請一時費省事集俱出先生指畫先生。在官不飾去官不縫。竟以宛事鐫秩丞閩福寧州。地方瘴先生曰吾旣取道觀蕩鴈之奇不能復耐。颺鳶搖搖矣。遂拂袖歸築亭鹿華溪上榜之曰濯纓志清也。子孫或不給餽粥而先生曰吾不官爾輩竟餓歟乎。先生見事必徹終始能飲酒不及亂能奕然善。

爭能詩在陶白之間。能譁浪喜人說鬼說夢。笑言啞
啞風流灑然。嘗共家比部語。家比部云。吾輩老矣。則
輒戲曰。誰爲爾吾也。又云。少年場當小心。共之。不則
如海鷗舞而不下。其機警。惟暢類如此。而厲太安人
者。姚江人也。先生苦貧時。太安人佐脩髓。雖費下不
廢。女紅先生三任爲令尹。太安人荆布如故。性喜施。
卽請取之。終念其貧。不較也。子及孫。膳或浮品。輒默
默不勝箸。必有所與而後快然。一嘗先生之仕學。大

抵太安人克襄之。老夫婦白首相敬，四十年如一日。
徐族雖昂盛，儂爲美譚也。先生臨沒，裁詩數首，一以
別諸老，一以囑諸孫。所著文集行於世。

銘曰：其骨死其睛在。晉人漢吏，眉風洛派。與老妻笑
歸鹿泉，而覩茲振振者。麟翩翩者鳳，將高其門。我其
世於未艾，噫嘻。

袁州知府鳴和朱公墓誌銘

不佞廢棄里居，授徒有戶外之屨。二云父命負笈一

椽從王先生朝夕蓋予年友朱儀明之子名師賓云
師賓之讀書也嘗痛心疾首悟悅終日一有未合輒
無以自容儀明先生以大物期之卽稱觴自老不聽
歸辛酉秋予過虎林送試先生飯我於堂而酒我於
湖勛之上是時同年周中丞胡叅伯米觀察相顧笑
歎以爲晨星良晤也曾幾何時而先生遂乘化去耶
師賓斬焉躑躅不及丐狀而以生平之畧上曰先君
子平日語孤卽有事其以王先生銘我任又檠檠在

疾、脆弱舌蹇，其又何能銘先生，然自分與先生三試
同籍，先生守袁州，而未竟其實，任李袁州而但拜其
名，不第同志相得，而益同病相憐，二三老兄弟生歿
之際，其敢以不文辭，按畧先生諱瑞鳳，字儀明，鳴和
其別號也。先世姑蘇人，有榮一公者，慕越州，喜山水
清佳，擇白洋而居焉，數傳而爲思勤公，以文孝稱，遂
生肖齋處士，脩兩朝實錄，脩郡志，所著陶鈴集、驢
背集、農餘雜言，生可齋公儼於庠，於是生名御史爲

白浦公節、白浦生懷浦公、以浩邑增廣生、是爲先生
之父、先生幼奇穎、十一歲能文、喜博古、尤酣治老莊、
其文如古梅、槎放絕壁、寒潭、身爲柱史孫、貧至赤骨、
懷浦公入城、先生背笥簾、懷浦公下帷、先生代耕、五
六月解襪、膝褥進、汗如血雨、畢卽入山、樵採夜理、魚
罾蝦管、晨炊問業罷、復往卽事如故、或得一大魚、父
子沽酒柳陰下、講文字、間以枊、陣、號、呼、相勞、相勸、曰、
豈有長貧賤之理、傍人窺而駭之、莫測也、學使者督

卷先生論未竟、燒燭不能待、按行日之日、文卽佳、不
必有論、先生起對曰、願下此論、不願得高等學使者
拱謝之、旣而辭、懷浦公乞僧室絕跡一載、作文千首
得連雋、甲午乙未、出令長汀、愛民如子、請翁母就養、
而幼弟瑞龍俱焉、諸鄉紳或宴饗先生、雅不欲獨赴、
必翁席其上、已與幼弟席其傍、諸鄉紳列侍之、年高
者必欲其敵翁禮、間或與幼弟俱席、而以所席爲母
遺、諸鄉紳自後席必祭二尊、先生自爲懷浦公壽、則

以堂皇。上乃翁邀諸僚佐鄉紳父老列侍。亦以高年者。足對賜吏胥父母大酬。有差肴錯山海之具。無弗供也。笙竽鐘鼓之懸。無弗設也。優伶角抵之戲。無弗陳也。酒酣自起爲舞。祝翁母萬年。日見與昔日耕田孰多。當是時。燕喜鵲騰。子民奔走。上下懽悅。一邑盎然。劉季出翁於鼎俎之餘。而母不逮。又羣臣懼伏。不盡錫類之情。南面王雖樂不以此易也。先生少雄於酒。而有孳童之癖。吏才踔絕。上官與語。或有所聊。耽

卽一坐欠伸入庭拳踞俱不滿人腹竟以此鐫調謫
楚關得暢黃鶴赤壁之游稍移壁山令而太母歿先
生血枯於背苦處者三年起補中州之寶豐邑故窮
瘠喜私鬪先生解喻百端第以笑破其怒旱魃至輒
鳴禱於香山寺往來廿里三日而滌沱既霑既足也
捕蝗文下先生曰是垂天黑青肉凶者惡能勝之無
已則齋沐爲文以禱之一夜蝗去衛人薪樵之役豐
不屬先生不秩而巡勉之冬冰墮指先生籌其績而

以巨釜、熱糜、及川、麴、芎、其中、民、不、病、濕、至、今、歌、焉、豐、
人文、久、厄、先生、乘、高、相、視、鳩、工、庀、材、振、其、秀、吉、而、沿、
其、穢、窳、孺、星、斗、煥、聯、雋、者、三、人、當、事、者、以、最、上、得、封、
懷、浦、公、贈、大、母、如、其、官、尋、陞、南、比、部、主、事、懷、浦、公、以、
尤、十、有、二、壽、終、於、家、先、生、徒、跣、歸、泣、如、孺、子、葬、公、如、
禮、而、青、烏、氏、欲、惑、之、先、生、曰、吾、不、敢、爲、子、孫、富、貴、數、
勳、我、親、骨、人、服、其、讖、既、而、補、北、刑、部、董、視、囹、圜、寧、縱、
母、束、盈、廷、詳、讞、得、先、生、一、言、而、決、尋、出、守、袁、州、蒞、事、

兩月而公有幽之疾、遂引懸車義以歸、考功竟以先生中法、亦情勢所必至也、先生歸而展墓、忻然疾愈、謂師賓曰、我初力農得一第、養而大父母、屢起屢躓、猶得以金紫還故鄉、使我卽領槐棘長、一旦墮站、豈或昇於驟、漫蹇渤之內、不更乏韻致哉、吾所橐俸、尚足致百畝、以其半供釀、吾性良里豪、炎冷喜西湖風物、媚好買扁舟一隻、看三竺烟雨、訪孤山鶴、釣六橋魚、老手尚堪師也、嚴客來、第曰、朱某有心病、不識誰

何人廢矣。無涸乃公爲佳客。至趣爲我具雞黍。終日
丁丁一杵上。勝亦可。敗亦可。卽黑。卽濁。清。爾。我。倒。置。
亦無不可。至汝欲爲文。有三多訣。曰看多。做多。商量
多。此外都忘却。而翁不能復屑屑而也。師竇乘間以
請曰。棲神導氣亦養生家所不廢。大人圖之否乎。先
生日。而大父故未嘗有黃白之術。吐納之奇也。幾及
武齡。造化以我爲郵傳。而我乃以造化爲桎梏。此求
生而得成者也。未幾先生痰疾發。無一語及後事。過

起自立而終。先生性豁爽不羈。一啓口而五臟了然。喜諧謔。人人亦諧謔之。面稱爲朱駿益。笑受不忤。常曰。人生孝弟事完。此外儘可適志。卽怪我罪我無害也。其令長汀也。有同年郡李侍兒。妓倚先生。遇之途。下車揖郡李。肅入酒家。而麾一騎。縛侍兒去。入計之時。人已下已之石。而先生猶不知。方高卧。鼾鼾也。任曾過之。探篋中。僅兎觥一具。先生曰。是汀士所問業者。饋我二觥。一以奉親。一以自奉。黜報至。而先生猶

手之不爲色。曰：官可動，航不可動也。其待謫入都門，
每一破廟，自煮瓦鑄如孤僧，兀坐馬通艸中，絕無嗜
好。任扣之，則臂落一釧，曰：此吾母之戒也。曰：毋復酒，
毋復好外，淚至沾襟。先生精於祿命，常言打折我腰，
當橫金先若等。言竟驗。錢仲美爲諸生，錚錚自命，戲
先生卜魁元。先生曰：寶典絕望，卽遺收亦難。仲美欲
批其頰。先生曰：更詳之。則又曰：寶典絕望，遺收更難。
也。雖然八月七日未時，當見賞。明年成進士，然名高

君不崇爾竟不爽毫髮。髮伸美每以爲奇談。徐侍御兄
第狎髻飲先生。適之卽解衣盤礴。或諷去。先生曰。桃
花古洞。遂不許世人一步耶。懽然共之。其入補時。過
淮陰城下。月妍好。先生呼同行少年環坐。錫首鼓吹。
歌咏拍掌轟笑。隣有要舟。郡邑負勢禁諱。傷警先生
視之如一醢雞耳。要舟反引重避去。其在寶豐。有以
紀甌乞獄者。先生曰。咄滅而類。卽破而家。旣復何往。
其以償寃者。天湛湛也。竟論歟。張差之事。有藉之以

爲功者有辨之以爲德者功欲侯德欲利辨言初起
先生厲聲曰朝廷處分已當可以無言矣其仇直疎
放類如此此則師賓之所不及知而思任之所習見
或傳聞者也

外史氏曰以予所觀功名之會有忍其親以爲公者
有賣其親以爲清者有割其親以爲忠者天之上不
可知地之下何以知哉朱儀明於三者無愧而篤孝
有加據其有懷一念真不以天下易吾親者鬚眉男

花游戲
電飛樓
天一笑
駱錫謙

子也。若夫世法脫然。紅友麗豎。寄情不淺。亦其古者之疾。不幸而不生。習時也。生於晉。則酒可盜。婢可淫。商可標掠。猶以爲曠達。經濟。儀明。其有是乎哉。是宜銘。

銘曰。興午時之骨。而葛天氏之胎。老當益壯。嬰未及孩。至今葛嶺。月罩雲埋。其下有聲。尚似哀哀。三二十年。虜游僂。亦金亦紫。亦莊亦諧。而笑之者。以爲駸而笑其駸者。寧渠便爾垂。

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高與鹿
同史秦序

通德官小

語言不妙

何實不傳

何人而長

務識

伐穹窿彫扇。貞購華術。求戈法。投人滿道。皆賢聖之骨也。吾以爲此骨生前富貴。所言事。非其父祖也。一止之。駱耳。不然老巖石。尸子孫能章之。至卑官賤吏。羞不以中也。善乎武昌令陳治安。能言其父與祖也。始治安言其父桐城尉事。予古之。而今又狀其祖。廣西桐木鎮巡簡。嗟呼。巡簡昭矣。有復野先生。乃可以巡簡昭也。按狀陳氏居會稽之樊江者。自提舉公甫。

始甯生皞皞不仕元、盛慕讀書、所謂中流老子者也、
六傳而生伯高、是爲恒齋君、卽巡檢公之父也、恒齋
君與長子雲野君、力田守繩墨、而公賦性濶大、獨任
俠喜豪上、又不樂制舉業、一日負劍笈辭父兄、往看
黃金臺、屈首典司馬、椽雲野君以書謝之、第不田、是
力去爲吏、苦矣、公答之曰、貴有主之者、富則吾不欲
主之也、起家一命、聊作檉檉枋耳、已辦曹事、井井展
錯、有文采、尚書郎器重、以子授之、公終恥其書義不

擊給由歸。日以讀書爲事。受易慶山沈氏得其傳。聞
文成高弟有李先生者。博洽能講解。爲富人子所閱。
公給之歸。跪請師事。執爨掃庭。招涼驅蚋。親內蚌。甯
溺器中。爲滌穢。鳩他子弟束脩。鏗碎鏘成。範方敢上。
以故一切經史子書。俱窺其大畧。每有所得時。輒露
頂狂叫。所意氣。烹割酣飲。竟丙夜不休。而所分瘠產。
日質。至削沒不留十鍾。公不之問。是時坐客有報春
信者。商量黍幾分。麥幾分。公方醉。勦之曰。書又幾分。

容傍睨曰。產盡矣。俄灰在眉下。又非秀才。又非官。尚
工書幾分。公曰。若輩飽死。更何益。豈官秀才。卽知書
耶。雲野君與人爭。且格。公助之鬪。爲有所力者。所批
又恥之。莫尾其跡。共駭有憤激事。月餘。則攜械具種
種歸。蓋從拳勇師。講擊刺來也。仇家匿不敢出。而公
謂之。我豈作郭解。聊自習。所不習耳。鄉黨中有穢人。
道出其門。公愛一揖。必迂道避之。時人爲之語曰。惜
一顧。多行路。其天性剛嫉如此。公爲人。又方潔自矜。

不慕今蹈古。衣有少黥卽斥去。常作一寇擬四正人。
望之愕然而公戴之怡然。幼穎異。同族人至他村觀
角抵。夜歸失楫。衆擾甚。公令毋聲。各判一手爲棹。頃
刻還家。衆詰所以。云攘攘中徒取詬厲。其明決皆此
類也。公家旣落。益以酒自雄。謝選得廣西桐木鎮巡
簡。公止攜一奴子就道。猷驛自慰。且得摩娑桂林千
箱。下請賊公曹。亡筭可矣。至桐木則諸蠻獠多。公寬
仁長者。相戒毋入陳公境。而津關中支應疲苦。公多

方陳乞得稍裁大吏雅以此日公會有幕府之喪太
守贖焉屬案難瘴隔莫肯行公委次不當及乃毅然
請行竟爲瘴所中報命而卒太守勸曰陳巡簡乃以
疾勤事故會稽令王公文儒歛之而所謂奴子陳瑞
者隻身扶柩以置遞歸初山陰錢吉夫善相地公以
元旦日具冠服伺其開扇拜伏上二十金爲壽吉夫
誠之爲擇地得上蔡山今葬其麓公之志也公生於

云

云

嗚呼士君子能砥躬脩行雖抱關可以尊豈必

顯腴哉英雄本色卽可象而摹也是宜銘

銘曰生於樊江歿於桐木王文儒視舍陳瑞扶之服而錢吉夫平厥域清風兩袖經一籠乃貽陳氏之穀如此廵簡何俗似識似緯從邊冷取舉文章纒妙門人許必連識

贈文林郎如臯知縣吳公暨配贈孺人吳母熊

氏墓碑

王先生每到挑窮撥苦處輒加意至愉悅之詞弗屑也 阮大鍼識

江陵贈如臯知縣吳仰高別號後池系出太伯裔洪武初世祖自白下徙荆門愛其江山好家焉數傳而

下言虛
笑所以李

重先生批

倒懸亂橫

說此等筆

法皆自太

史公列傳

脫來

至贈公公媵脩警異孝養兩親業儒不售家四壁立
醜熊夫人佐公讀兩人如鹿門友室無長物一缶甯
濕葦寒烟涕目每炊則夫婦執筒遞爲之猶相廣曰
秦女鳳簫不過如此贈母曰得一飽妾上機君入史
毋相瀆也然介清譽飛出鄉里比之爲冰德邪或構
怨取贈公一言而釋公極貧趨義若渴當除夜無聊
往巷門跡適值負薪者赤足塚冰上怏怏無所之公
日家家爆竹熱盆松矣挾滯貨焉往重人曰小人有

母已大耋。豈敢望酒肉倚門待此。易粟歸一飯亦除夕也。咨然泣落。公驚曰。有是哉。索袖中約結。有白鏹四分。此詰朝壓歲者。今贈子矣。還語熊孺人。孺人曰。何不急與之。曰。已與之矣。夫婦一時意念如此。此其一事耳。舉丈夫子四家計。日齋四分可禱也。四丈夫子。日以長不能就外。傅食指漸盡。將徙業。贈公曰。不。可士之子爲士。硯田雖磽。爾曹減口忍嗜。日賦爾三。望而熊孺人繡大士持名。謂四子。我卽不能酒肉胎。

汝曹每雞鳴睡熟助汝一喚今仲子言之淚潸潸也
仲子成進士而贈公不及見仲子爲東陽令有聲補
如臯調邦稱海內循良第一而贈母不及見然子若
孫繩繩矣

銘曰人惠有秤等天惠不秤此老極善記極知感第
真有以感之一感之卽不勝是以吳公除夜贈負薪
而子薪孫爇火方燃始氣焯焯其欲蒸此四分者爲
木爲長爲高近利市者論倍乎而厥本厥利焉算焉

祭文昌帝君文

帝德無疆。始於孝友。十七世身。陰功積厚。迺升于天。
奎文司斗。感應靈書。化飛及走。惟我稽城。異常石紐。
官齊橋首。一亭爲阜。額以通明。奉帝晨酉。碧水青山。
爲帝敬壽。今值誕降。薦以椒酒。如儼師保。如臨父母。
惟帝胥臨。雪驟抖擻。

要言不煩。已勝子建。八斗元美。乙石。

門人翁濛識

律計四十條

結法三章

笞

每十贖銀五
釐罪上笞五十

杖

每十贖銀一分六
十起罪至杖一百

徒

徒作惡徒之徒每一年贖銀三錢不贖侍坐
一年罪止徒三年至總徒不准贖終身侍坐

不許
對奕

斷罪依新頒律

凡斷奕間之罪皆須具依新頒本律不得以意爲

凡見已大敗輒敢撈掠圖賴人者杖一百徒三年
仍坐贓一百二十貫其激變漏局有所規避者杖
八十徒二年俾失者不坐

纂注見敗而撈名爲差惡之心實有混賴之意
必徒劍而又坐贓則計窮而恣杜矣若激變者
出于有心躲閃或落子亂局或敲局亂道是亦
撈掠之漸也故徒僅稍減之然無心偶錯則不
必坐

白晝搶奪

凡白晝搶奪人棋杖九十徒二年半強悔者杖七

十哀悔者答五十聽悔一次仍紀過罰一子

纂注言白晝則登下在其中捨奪者留人持子未下或下子未定而遽從手中奪之以起其子也情雖強而實則弱故徒懲之強悔杖七十惡其強也若哀悔者尚有輪服之意答之而聽悔一次所以示憐又必紀過罰子以責其改所以示法律可謂寬嚴並濟矣

事發在逃

凡局已分勝負因而挾憤逃去不終者杖一百總徒四年

纂注擄掠猶聽人之柳榆在逃則不復施已之而且况云挾憤是剛而昧耻者吾非斯人之徒

雜錄文飯小吊

卷五

百七

奕律

出入違者答五十

〔纂注〕本律乃具載本條之律也若
故出故入則有心舞文矣故答之

殺人

凡殺棋除威逼人致死者擬議定奪威逼人者杖
八十其謀殺故殺鬪毆殺刦殺戲殺誤殺過失殺
自盡殺造畜蠱毒殺及採生折割人俱登時殺死

勿論

〔纂注〕威逼人致死者或敵家拾換叫罵敲拍或
旁人脍鬪瀾亂指點則被殺者出於慙憤不得

已而情有可原故當擬議定奪而威逼者仍執
入十以懲之若夫謀殺者則智出其上而定計
以殺之也故殺者則力出其上而決意以殺之
也鬪毆殺者則兩相格殺而殺之也刳殺者因
打刳而殺之也戲殺者偶爾游兵擲之而亦美
假成真以殺之也誤殺者彼無可殺之理我無
殺彼之心原爲此塊而忽然誤殺彼塊也過失
殺者在彼原不當殺而或脩補自錯官着自滿
因其過失而殺之也自盡殺者非過非失明明
活棋而必欲自盡以至干殺也造畜蠱毒殺者
捐數于與之食因而毒殺之也採生折割者彼
已生矣或投截其間而割殺其數子也以上數
項非人有大力則我原不能將
誰尤乎故曰登時殺死勿論也

擄掠

與而
誰與

公取竊取皆爲盜

凡公取竊取皆以盜論公取杖七十徒一年半竊
取杖六十徒一年仍計贓科罰每一子加三等

纂注公取常人前而漏取之也竊取乘人背而
竊取之也公取其于竊取故加重然耻莫耻于
盜故皆三

倍罰之也

威力制縛人

凡挾威力折笮人拱而制縛之者杖一百罷局不

敘恐嚇人者笞四十

纂注此與威逼不同威謂威勢力謂氣力挾者如挾貴挾尊挾長挾潑挾慣挾嬌之類拆則不止悔人之棋拳則不待人奕之定制者拘也縛者網也是必欲以強取勝而拘網之使不得動也律惡強故杖一百雖勝不敘恐嚇人如口稱夾殺之類亦亂人觀聽者併笞之

奏對不以實

凡奏對詐欺不以實告者杖一百

纂注奏對卽應答也詐欺不以實告謂蔽或他有應酬問着何着而故詭言以哄之也此自可耻事查出杖以一百亦痛快人心矣

詐爲瑞應

凡詐爲瑞應詐稱死二詐喜詐悲詐驚詐乞暗邀
人心者各笞五十

〔纂注〕瑞與遂同詐爲遂應原不欲應之而故爲
應狀以誤其着也許稱死二原未必卽殺而故
云已殺以懈其着也許喜者未勝而自賀詐悲
者未失而預愁詐驚者有陡然一悟之意詐乞
者有無故索憐之情是數者心甚苦勞態俱
鄙猥然詐僞與強竊有間故僅笞以五十也

那移出納

凡將出納之子暗中那移者杖六十隱蔽者罪同

夾帶飛詭者杖八十徒二年

〔纂注〕出納之子卽在局中之子也那移則非其原着矣隱蔽者或以袖遮或以手影俱係弊端故俱杖以六十至夾帶飛詭則二十而爲有東而或西弊大而爲盜矣故當杖八十徒二年也

教唆詞訟

凡教唆者杖八十把持喝令扛幫扶同者杖九十
罷局不敘願終者聽該着立案不行

〔纂注〕爽如兩家之訟久之曲直自見乃旁觀人代爲之爽何爲也教唆以言語把持喝令則以強力扛幫扶同則以申謀矣故杖有不同而罷局則一願終者聽聽被害之人願終也所教之

着斷然不
許依川也

詐教誘人犯法

凡詐教誘人犯法至死者杖九十若左使殺人者

杖一百

〔案注〕詐教與左使情同而事異詐教則可信而
可疑稍驚覺則不陪其術中左使則爲彼而爲
此至死亡猶不知其就棄
故一杖九十而一杖百也

庸醫殺傷人

凡庸醫見人棋子有病初無故害之情不按方術

強爲鍼刺因而致死者杖六十終身不許行術

〔纂注〕庸醫乃低棋之別名方術卽奕譜之正法雖有救人之心而甚有殺人之着杖以六十而禁其終身奕棋當自謂不寬也

術士妄言禍福

凡旁觀原無確見而恣口得失代人驚喜者笞五

十

〔纂注〕得失者其口之妄也驚喜者其色之妄也勞而取厭忠而被謗何報如之當笞五十

漏洩軍情大事

凡旁觀將機密重情及緊關事務漏洩而又代爲
打點者杖一百顯相告語者杖九十隱者杖八十
以手足聲氣者杖七十色目者杖六十

纂注重情則係一打之利害緊關則係一着之
存不豈宜漏洩而又代爲打點是旣爲之開提
又爲之畫策則對局者難堪故杖一百顯相告
語如云某處當補某處當棄公然無憚豈可爲
訓隱者如西南風緊且管自家之類言雖含糊
大要點被矣故杖八十至于手足聲氣色目之
類猶有畏心故因其淺
深而分杖之多寡也

同行知有謀害

凡同行知他人有謀害而輒相告戒者杖六十

纂注此條重同行二字與旁觀不同曰謀害則着中已見以其同行也故罪止于杖六十而杖止于告戒也告戒如泛云詳與從容之類

官內忿爭

凡對局時兩相忿爭者各杖七十本日罷局不敘

纂注奕本雅戲而忿爭則惡道矣本日不敘所以冀兩家之悔悟而平其他日之情也

立子違法

凡下子須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觀望者俱以違

法論答五十

纂注翻者翻安其上而不常混者混界其中而不明起倒者既放復取而不決觀望者察言觀色而不定皆陋品也答五十允宜矣

囑託公事

凡囑託人代謀代數者答四十代者罪亦如之

纂注並條明顯

罵人

凡罵人者答一十五互相罵者各答一十

纂注罵人者罵局也如云臭矢之類

撥攸雜劇

凡奕時腐吟優唱手舞足蹈觀聽狂惑者俱咎五

十

纂注數者不惟撓亂人心抑且佚蕩已志故咎之

守支留難

凡奕棋久持不下令人悶待過一刻者咎一十若本當議擬未及半刻而故催促以亂之者咎二十

〔纂注〕管各持所以創滯厥也管催促所以警耶欄也

冒支

凡正着官着須一遞一着敢有乘忤冒支多着者

杖八十

〔纂注〕此

條明顯

得遺失物

凡數棋誤將棋道遺失者卽當白還違者管五十

〔纂注〕如棋塊散碎或花做誤遺應當明白

說還登可隱昧此條爲數五數十而設

收留迷失子

凡數棋偶然迷失一子許收留作數不許徑起違者答三十

蔡注迷失自當留算徑起則圖作少故答之此條為一子而設

公事失錯

凡因公事偶錯卽自覺舉許紀過罰二子改正其已經應決者不許改換

案注公事突作豈無錯失卽刻檢舉方許罰二子改正然此為敵人未應者言也若已經應決

則不聽其換矣是亦兩平之道也

檢踏災傷

凡局中檢起死子須面同清理違者杖六十若非死子而作死子本九子而作十子者杖八十被傷人慍慍不肯看拾者杖七十

（案注）面同清理則無有後言子數貴實則不敢虛報律意無非所以杜爭也

事畢不放回

凡事畢不卽輸服而苦留再奕者杖七十

纂注事畢即局終之謂再奕
乃至纏之情故當杖七十

謀反

凡曾經投師輸拜而忽然拒敵不肯饒服者以謀
反論但列子杖一百總徒四年止係平交昔弱今
強者彼此增減勿論

纂注律意止重師字如曾經學奕輸拜則雖清
出于藍亦當然思其本如輒敢對壘驕抗不須
與奕但列勢子即當杖一百總徒四年所以懲
倍惡而正終身也若不交則彼此互饒增減勿

論

私和

凡奕棋有犯不卽舉發而同罪相抵以私和者杖八十仍盡本法

纂注同罪相抵如各據一局各悔一着之類

禁止迎送

凡奕棋不許迎送違者笞一十

纂注迎送則心志不寧爭耗有漸故笞之

上言大臣德政

凡以奕誦事貴長巧爲稱頌者杖七十或隱忍退
敗有所圖爲者杖一百

〔纂注〕稱頌至巧止欲取人之悅有爲詐敗
則將行已之私一姦一險故分別杖之

誑騙

凡棋力高出人上而故求對着減饒誑賭人財物
者杖六十計饒子之力每一子加一等財物追入
官若止求省力匪不盡長者笞二十其力本低而
不服饒及妄欲饒人者各杖八十

察法原可饒而必欲對原可多而必求少誘人輕賭是爲詭騙既杖之矣而又計子加等進財物入官庶其罪乃盡也若但求省力而不盡所長雖屬詐情猶有兼意僅笞之而已至不服饒與必欲強饒人者皆不量力之妄人也故均杖之

侵占街道

凡棋子不由棋路而欲多挨一子希圖算賴者以侵占論杖八十

案注此

條明顯

冒破物料

凡敲棋碎子或因爭奪而致傷他物者杖六十責
令賠償係已者勿論

纂注此

條明顯

造作不如法

凡棋局俱要開闊鮮明故不如法希圖溷人者杖
六十限三日內改造違者杖一百

纂注此

條明顯

聲明冤枉

凡奕棋犯罪果出冤枉而旁人不能辯明者杖八

十

〔纂注〕此條重旁人而設或主儒敵強或跡似實非俱要旁人代為伸雪而律之委此亦至矣

起解金銀足色

凡奕所賭進務要足色足數如低假短少每三錢徒一年賭飲食者亦如之

〔纂注〕此條明顯

市司評物價

凡博進不便而以他物抵償者赴市司評估不實者杖八十強抵者同罪

（纂注）博進不便謂所博之資不便也他物如書畫扇墨之類市司卽旁人也不實兼低昂而言
虛出通關

凡銀物不持而徒寫欠券者杖八十受者減二等
若彼此對支者杖六十

（纂注）此條明顯

貢舉非其人

凡奕須其人相當若故爲貢舉而實陷害之者杖

六十

纂注貢舉卽推選之意其人卽奕棋之人也若大相懸絕而必欲其奕雖未曾誑騙之而亦戲美之矣况戲美之久卽與誑騙之心乎故曰陷害之也杖六十宜矣

化外人有犯

凡奕律頒行天下係我同志者各當遵守如化外

人聽其有犯不用此律

纂注化外人乃負國不服而必犯此律者非中國也非中國直縱之縻之而已何足數焉

跋

蓄志成 先君子文飯而制於力勉以小
品先之而毀言至日以子而選父纂也以
愚而選智誕也以大而選小舛也似也然
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則大成者小成之
引伸也智者千慮不廢愚者之一得父子

跋

之間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語也吾弟使天下先知有文飯饑者易爲食而已知我罪我於我何有哉

戊戌初夏不肖男鼎起薰沐百拜謹跋